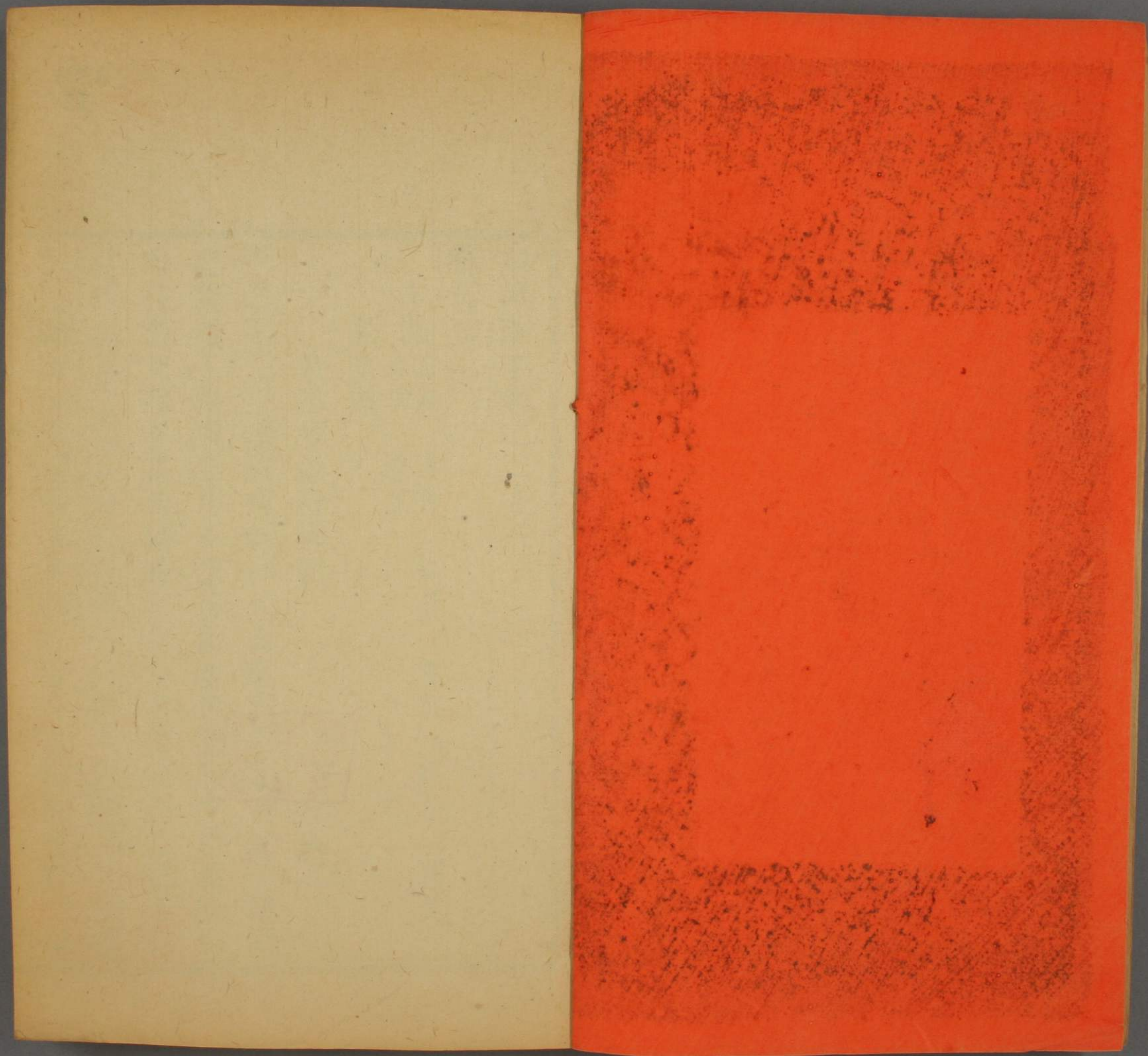


ル 5
3391
12



067.89

138.12



門 五
號 3391
卷 12

增城縣志卷之二十八

藝文三

文選

記狀
碑碣

書劄
祭文

論議

題跋

雜著

賦頌

記狀類

重建東嶽行宮記

宋 崔與之

邑之南二里嶽舊有祠祠久而廢為之宰者奪于簿領之繁束于財用之乏不遑及張侯來擗節浮費纔數月而公帑充牣于是訪諸屬里有今當營繕而昔病未能者咸與新之以故百廢俱興一旦邑人以祠為請侯懼然曰神與令均受民寄而祠不稱令之咎也奚辭乃鳩

早稻田大學圖書館
照 30.1.18
藏 書

工度材相其故址而加厥焉規模雄深丹雘輝煥塑繪
悉備森列乎神之左右者色莊心敬而善念已生茲固
宅神亦化民之一助也侯乃致書屬與之以識其事再
拜辭不敏弗克且曰嶽謚公古例也而以帝稱自本朝
始庸非有功于民乎有功于民崇其祀宜也亦令責也
然而侯之意所以奉神庇民之外初非有所覬也侯名
勛字希聖丞相魏國公之姪孫南軒先生則其叔父也
侯守魏公忠亮之節而又親承南軒誠敬之學此心所
存毫髮無歉復有何求於神哉始至眠章以例告廟觀
其致祝之辭寡簡數語信所行于心而委禍福于冥冥

對越之際已見其真矣今獨於此而有所覬誰其信大
抵嶽祠徧天下民之遷善悔過者趨焉侯字民以仁而
又託民以神是役也可以堅人向善之心可以答神庇
民之貺而侯一無與焉乃侯之本意也亦與之所願識
也紹興甲寅四月崔與之記

增城新創貢士庫記

宋 李昂英 番禺

曲江以文獻重增城以清獻重清獻起陋巷取巍科至
于今六十年矣其間踵名第不乏人文風郁乎日以盛
白屋之貧則今猶昔也縣去行都里以千計者四負笈
一詣費比中州數倍州勸駕餽錢緡百此天下郡國所

無窶儒道倣猶有失其常產者南冠仕進不如北方之多非藝之不敵特病於地遠而發身之難耳淳祐元年聖天子頒興賢詔鳳岡經義詞賦皆預選久鬱忽伸明府何君喜邑人之所喜禮遇視故例有加以風動百里一日升堂語諸生曰愚不敏學製相鄉與衿佩日周旋士習淳古薰然有清獻遺風可敬也漢制習先聖之術與計偕縣實續食將久遠利之亟三百千之損而更掌以學職聽民持所有抵而出之復入則收其贏什二積三歲爲羨錢若干新貢士人五十千合所得于州者可不損家藏銖粒但囊書襍被足以優游往返先薦送今

還試者抑於貢額之狹而激昂璧水試者皆厚給有差策名飛捷至又助之犒區條畫目纖悉曲盡士驩然相告曰業患不精何患裹糧之不充自此西笑惟一意溫故知新無復向來皇皇焉辦裝之窘將又有清名高節如前修者出惠豈細哉凡力振人之匱缺必艱難險阻備嘗之人也君雖身詩書之澤未嘗口藿鹽之味而拳拳爲寒酸地若深計其子孫于無窮是真知斯文之爲重發於良心善性油然而不可禦天資過人遠甚儻益之問學充拓其功用將大可觀琴堂主人奮繇布衣屣屨相望貢士庫乃自君創始他治狀未暇論只此一事已

無忝特筆矣余又怪近世士大夫欲蓋其厲民之跡必厚於內交士謂游談聚議足以好醜我濃墨大字足以輕重我也則禮貌焉贈遺焉惟恐少失權蓋蠢且弱之莫予毒也則漁獵椎剝苟可以自豐殖無所不至不知一得罪於百姓已得罪於名教雖日畀之千金安能遏鄉校議政者之喙彼是非之心轉移於小濡沫是賤丈夫簞食豆羹見於色者烏得爲士乎增城斗絕一隅學者盡在庠序鄉居惟石灘爲土區至於深山窮谷家牛犢人耒耜寥寥絃誦聲利於士信美矣必充周於民而後其澤溥君盍推所以膏潤後進者施之田里毋苛取

毋曲決孰爲之利必興孰爲之害必除則四民均受撫字賜雖古魯卓何以加君名籍月湖尚書其祖也月湖在石城送人赴省有道在功名小之句此意又超然利祿之表試與友朋味之五年上巳日郡人李昂英記

崔清獻公行狀

李昂英

崔與之字正子增城人家貧力學自奮先廣士有當試成均者率憚遠不行公毅然勇往既中選朝夕肄業足跡未嘗至塵市禮部奏名廷策極言宮闈皆人所難言擢乙科廣人由胄監取第者自公始歷潯州司法淮西檢法官皆有守法持正之譽改秩宰建昌新城素號難

治公始至歲適大歉民有強發廩者公折其手足以徇因請自劾守大異之開禧用兵軍需苛急公悉以縣帑收市一毫不取於民和糴令下公依時直躬自交受民自槩不擾而辦爲諸邑最趙漕使希惲令諸邑視以爲法且特薦于朝他司相繼論薦時相欲留中公不就通判邕州薦者咸以爲訝勉公使留公不可諸公申其請有旨與在內陞擢差遣公抗章控避乞俟滿而從受從之邕守武人惟苛刻御禁卒無狀相率爲亂公時攝賓陽聞變亟歸判者將擁門拒之公疾馳以入執首亂者戮之縱其徒不問闔郡帖然擢守賓陽提點廣西刑獄

甫涖臺徧歷所部二十五州大率皆荒寂之地朱崖隔在海外異時未嘗識使者威儀公至父老駭異諸郡縣供帳之類一切不受兵吏不給券携緡錢自隨計日給之停車決遣無頃刻暇獎廉劾貪多所刺舉風采震動召除金部屬金虜南奔邊聲震恐淮東密邇故汴朝廷謀將帥難其人除公直寶謨閣知揚州安撫淮東公言邊釁已開相持六年凡所措置大抵虛文從事宜擇守將集民兵以固基業除公工部侍郎尋加煥章閣待制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公言實邊斯可安邊益州爲四路心腹惟恃錢穀厚於他郡軍興帑庾告匱宜厚儲積

以壯邊陲拜疏卽行初安丙檄西夏夾攻金虜不克虜
乘勝數盜邊蜀大擾丙薨公便宜度劔以鎮關表除公
制置使盡護西蜀之師西北二國合從攻鳳翔叩鳳州
借糧于我公條畫事宜密授諸將隨宜酬答膽榜諭陝
西五路遺黎俾築塢自固倚我軍爲聲援建言成都灘
瀨險遠艱於漕運立運米常格奏行之自是兵皆足食
蜀賴以全五年丐歸除禮部尚書公輕舟出峽徑歸五
羊自是不復出矣築室所居之西偏扁菊坡刻韓魏公
老圃秋容淡寒花晚節香之句於門塾蓋雅志也公之
門無雜賓連帥部使者時候其門歲僅一再見未嘗一

問外事端平乙未二月催鋒叛兵自惠陽擁眾扣州城
郡守會治鳳宵遁官吏羣造里第請公登城公肩輿至
開諭禍福又遣門人李昂英楊汪中縋城親諭之其徒
俯伏聽命咸欲釋甲以歸而倡謀者黠甚以嘗害博羅
令懼不免相率遁去入據古端州以自固俄有旨依舊
端明殿學士廣東經畧安撫使兼知廣州公卽家治事
區處條畫揣摩調度動中事機召兵四集賊一戰不支
聚其眾於苦竹嶺窮蹙乞降公命分隸降卒於諸軍而
戮其桀黠者俄拜參知政事入辭不受踰年拜右丞相
上遣中使促召命守帥彭鉉勸請又命郎官李昂英銜

命而至遜辭凡十三疏上知公志不可回詔卽家條上時政公手疏數萬言上皆欣納家藏御札七通有文集若干卷其文明白謹嚴家大酉書其端曰東海北海天下老亦有盍歸西伯時白麻不能起南海千載一人非公誰公善知人平生薦引惟游侶洪咨夔林畧魏了翁李惟傳程公許後皆爲公輔公嘗度劔閣留題詞蒲澗清泉白石怪我舊盟寒里人采其語立公生祠於其地及薨贈太師謚清獻初公持節廣右見于施行者維揚倅高惟有鉞梓曰崔公嶺海便民榜珠崖之人又編次其罷行擾民之政曰崔公海外澄清錄在蜀人繪公像

於仙遊閣與張忠定詠趙清獻拈竝祠號爲三賢淳祐甲辰廣帥方大琮祠公與張文獻九齡于學號爲二獻

三皇廟記

揭傒斯

三皇古無廟唐天寶中始置祀以春秋配以勾芒祝融風后力牧五代宋並因之國朝始詔天下郡縣皆立廟以醫者主祠建學置吏設教一視孔子廟學天德二年太常言三皇開天建極創業垂範爲萬世帝王傳道之首今太醫院請以黃帝臣俞跗桐君鬼臿區岐伯之屬十大名醫視孔子十哲配享廟廷是欲以三皇爲醫家專門之祖非禮經宜從唐制中書下禮部議議如太常

至大元年中書又以湖廣行省言如太醫院所請配享事下禮部議請以十名醫視孔子廟諸大儒列祀兩廡遂著爲令廣州之增城未置廟歲春秋設主寄祀叢祠中至順二年秋九月盱江左祥由翰林從事廣州香山縣尹潮州路經歷以奉議大夫治增城旣新孔子廟學于城西冲霄門外之故址而以舊學爲三皇廟壞者易之隘者闢之漫漶缺漏者塗暨而黜聖之自殿堂徂門凡爲屋五十有二楹炳然如初建然後三皇之祀始尊醫學之教始行夫以醫家專祖三皇非古制然尤足以見國家尊古聖仁賢重民命如此有司知守國家常制

修其祭祀嚴其教道竭其所職而已非敢置議醫家旣得專祠三皇可謂甚尊寵矣而輒慢其祠事怠其學政不知民命之所以重其咎大矣凡居是者可不慎哉左君闔疏平恕所至有善政且知所先務是役也能究其力以贊其成者醫學教諭鄧友益也南雄路教諭李顯以左右之命請記乃爲之書

何仙姑井亭記

明孟士顥 天台

仙姑姓何氏邑人何泰女也生唐開耀間有孝行性靜柔簡淡所居春岡卽今鳳凰臺東北與羅浮山相望仙姑嘗告其母曰將遊羅浮父母怪之私爲擇配親迎之

夕忽不知所之明旦起視家側井陘遺履一頃有道士
來自羅浮見仙姑在麻姑石上顧謂道士曰而之增城
囑吾親收拾井上履道家所謂尸解者其信然與鄉人
因稱之曰仙姑祠於姑居今會仙觀是也初仙姑生紫
雲遶室頂有六毫四歲能舉移一鈞恒自謂則天童子
時唐固未麗武氏禍也所居地產雲母嘗夢老人授服
餌法漸覺身輕健尸解之術信有之與唐賜仙姑朝霞
衣一襲宋元豐邑士譚粹爲文刻之石今井具存而石
竟燬于景炎之兵燹矣洪武十有一年吉安謝君江夏
沙君與余偶過祠下會教諭唐君訓導溫君白其事因

爲亭于井上俾余記諸壁嗟夫神仙之說若誕幻不足
深信如何仙姑者詢之故老考之郡乘歷歷在人耳目
抑尤有可信者焉況何氏之族至今尚蕃衍有足徵也

增城縣重修縣廳記

明陳璉東莞

廣東古百粵地自秦開五嶺始通中國至漢肇置郡邑
增城縣則建於建安六年隸南海郡晉宋隋唐因之宋
開寶五年罷建尋復焉今隸廣州縣治昔有治本堂後
毀於兵燹洪武二年頒郡邑公署圖式於天下知縣吉
禮始依式徹而新之外環以崇牖前建儀門門內建東
西司房中爲治事正廳廳左爲典史幕公廨吏舍則列

於正廳六房後歷歲滋久正廳敝甚洪熙元年詔百司許修理一切公宇前之爲政者因循弗克舉自宣德二年春二月全州灌陽蔣君謙由名進士宰是邑新篆未幾政務興舉顧斯廳圯壞志欲改作乃與同寅縣丞劉亮主簿王賓典史黃陽等議曰縣治乃百里觀瞻之地而斯廳摧圯若是今德音渙頒加以時和歲稔民力少紓興建之役其可後乎僉議協同復詢於邑耆老眾志胥悅遂鳩工庀材以邑人蔣鑑等董厥事肇工于宣德四年秋七月落成於是年十二月規制宏壯締構精微蓋足以起下民瞻仰矣邑人盧莊等以斯役之大不可無迹乃具顛末謁予爲之記後蔣丁內艱與其同寅相繼去近豫章奉新諶君詢來知縣事泊盱江徐君與學來貳復以臬掾邑人郭濬來請將鑱諸石俾後人有所考焉若諶君輩可謂知所當爲不沒人善矣夫增自漢置縣以來千有餘歲公署修建不知凡幾至我朝首頒郡邑公署圖式於天下者蓋重其制官有恒居吏有恒處而視事有廳所以爲下民瞻者奈何斯廳久壞弗治至蔣君等始克祇承德意銳志新之諶君等復惓惓以記爲請不可嘉也乎雖然一廳之建於邑政非大有損益今諶君等爲其所當爲推而知其當爲之大於此者

必能有為無疑矣子匪惟慶斯廳之完美而且慶邑人之蒙其惠也

樵林記

明邱濬瓊山

廣之增城甘泉里有巨族曰湛氏湛氏之彥曰江字宗遠宗遠別業在上游以山而居以樵林為業因以樵林為號間以書抵京師俾其嫻友鄉貢進士伍君尚節求記於子子惟世之賢者往往托迹漁樵中非真漁樵也唐人咏漁父歌亦謂其取適非取漁子意宗遠之於樵亦取適而已意豈在薪哉夫人亦莫不覺有所適也伊尹之賢也而躬耕太公之勇也而坐漁百里奚之智也

而為人牧此豈快心順意之事哉而斯三人者樂之若將終身焉而不厭亦適而已矣方其適於一時也齊得喪混貴賤忘死生不知天下之為大一邱一壑之為隘萬物不足以奸其心南面王樂不足以動其念無企於前無期於後目擊而足無非至樂存焉是謂之適宗遠之適於樵也其亦如此乎未至於此而試以予言求之求之而未至此其澄心定慮安所止而無外慕一其志而不他馳顛顛焉鰓鰓焉以求所謂適者而適焉古之樵者正如是如是而謂樵之取適不必執柯以伐木荷擔以負薪然後謂之樵也予之記止於此矣如必求登

山樵採之說夫人能言之不必予也不必移書以求諸京師也是爲記

松軒記

邱濬

增城會君三省世居邑之槎岡隱居自樂平生於物無所嗜好性獨好松環所居樹松千百株構屋其間扁曰松軒朝夕吟嘯其間歌曰松葉奉奉兮花菲菲花以釀酒兮充吾饑我且醉飽兮焉知是與非又歌曰松樹偃蹇兮陰檀欒據樹以哦兮蔭陰以眠臥起其間兮聊以終吾年歌罷飲酒獨酌半酣支頤以臥如是者日以爲常熙熙然陶陶然不知天壤間物何者足以當此也君

之壻進士吳君澮觀政京師每以語予未幾其子瑞來視進士君因承君意以記見請予聞人各有所好而其所好者往往皆其氣類之相似意趣之相孚者不苟然也予雖未君識卽其所好以想其爲人意者其人必稟受不偏超出羣類如莊子所謂受命獨青者歟禮以制心確然堅固如戴記所謂有心者歟持守堅定不爲物變如夫子所謂後凋者歟不然何其於他物一無所好而於松焉猶好之篤也如此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君之謂矣夫似之斯好之好之斯樂之樂之之至則物我兩忘彼此交喪物其我乎我其物乎混混默合而一

之矣不可得而知之矣君之於松也殆有得於此矣乎不可知也請書此以爲記進士君曰唯遂書之授瑞歸以遺君寘諸軒間

柏庭記

邱濬

增城有隱居之士廖其姓植柏滿庭日哦其間客至則曰子姑去毋亂吾吟思徐徐于于樂以忘憂亦猶崔丞之於松也客有來京師舉其事語予者請優劣之子曰廖君則優矣客曰何也予曰君隱者也不事事而自適其適宜矣彼食君祿佐其長以牧其民顧乃窮日力以吟哦漫不可否事自爲計得矣如民何是則君爲優矣

客拜曰先生之言難矣敢請一言以記其所謂柏庭者可乎予曰古人所謂記者所以載其建置之規制紀其歲月之始末今廖君植數柏於庭除之間非有規制可載歲月可紀也焉用記爲哉子意不過欲推明其志操之所在而已君乎得無欲勵其堅貞之節以守其歲寒之操矣乎若然可謂有得也已矣彼其百花之艷治眾木之敷榮非不可愛也人皆競之而君獨不之取焉謂非有所得不可也然則何得乎禮不云乎禮之在人也如松柏之有心也志其在此歟傳不云乎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操其在此歟請以是記之如何客曰他

增城縣志 卷二十八
人有心子忖度之先生之謂也請書之遂次第其與客言者以爲柏庭記廖君名某所謂客者其甥太學生顧華也

崔清獻公祠記

明宋端儀 莆田

宋至寧宗末韃靼日強金人南徙而李全又叛附不時宋人立國錢塘僅僅支撐以免亡滅使當時繼續正傳授明縱彼崛起之勢可畏而我之民彝物則固自若也奈之何黠后權臣相倚爲奸利子竄廢而理宗立旋又擠竄于死地三綱淪入紀壞國之所仗以爲精神氣脈者至是盡已斲喪無遺雖當時名士往往隨世以立功

名而大賢君子則有的知其不可而嘆息痛恨焉思欲完其名伸其道以求無忤于心而扶植乎倫紀者南康李公燔莆陽陳公宓與南海崔公與之輩沒齒不肯輕拜理宗除命其意固有所主然李公會露諸言論間人易得而知之陳崔二公則未嘗片言以著形迹是以二百餘年其事猶昧晦而弗彰夫君子尚論古人因時以考其行據事以原其意張子房終始爲韓之心楊龜山始能得之勿謂古人心術卒不可得而測也予初讀宋史陳公傳揆公所以堅臥不起意實有在於茲來南乃得崔公言行錄觀之蓋公嘉定末白蜀帥罷歸及寶慶

後召帥湖南不起帥江西不起端平中再除吏部尚書
又不起值摧鋒軍士作亂薄廣城公登埤撫諭朝廷聞
之卽家治帥公旣平賊遂謝闔寄徒以不忍鄉郡荼毒
龜勉一出而帥臣六閱月俸給悉還公帑已而除參降
麻前後辭免至二十疏雖祠祿衣賜亦不受此公微意
之所寓也昔魯宣公爲弑君者所立公弟叔肸非焉終
其身不食公祿與之財則曰我足矣公之心其叔盼之
心乎按史理宗初立有鄧若水者不勝忠義激烈欲上
書請帝誅權臣讓國於趙屬之賢者向使其策得行公
豈不爲衛武之九十八相文彥博之九十平章以副當

寧思賢之心以拯四海將溺之民而樹功名於晚歲耶
惟其意有所主心不自安故其出處之際確乎有定力
而不可移焉近世評公者或謂其清風高節或謂其洪
度雅量或謂其知幾知微要之皆淺乎知公也他書載
公有菊坡文集與夫所謂嶺海便民榜海外澄清錄今
皆亡失子孫所傳不過辭榮章奏若誥敕答詔及遺文
詩歌一二而已又皆與言行錄參錯無倫緒予旣畧爲
更定而并以其所知者增益焉因揣公心事之微以自
附推見至隱之君子而就正于有道云爾

忠孝祠記

明 蕭鳴鳳 山陰

鳴鳳常聞元末時吾浙東多避世君子至我太祖高皇帝龍飛乃往往搜羅顯用於朝文章勲業炳烺後先至若忠孝萃於一門足以翼綱常於登極之初則有廣東參議王公其人者雖用於遐遠一施未竟而其功則甚大罹險危嬰大難而其道則甚光豈不尤賢矣哉公諱綱字性常家世餘姚人洪武四年以文學徵上親策試對稱旨拜兵部郎中時年已七十餘矣值潮民弗靖擢廣東布政司參議督理兵餉公卽與家人訣携其子彥達以行旣至省乃單舸往諭亂者以順逆禍福皆稽首服罪聽約束威信遂以大行回過增城遇海寇曹真竊

發鼓譟截舟願得公爲主公以理開諭不從則厲聲叱罵之遂共扶鼻以去訖爲壇坐公日羅拜請不已公叱罵不絕聲遂遇害子彥達則隨入賊中奮救不能得因哭罵求死其酋見父忠子孝殺之不祥戒其黨毋加害與之食不顧賊憫其誠容令綴羊革裹尸而出得歸葬焉昔東晉有蘇峻之難在朝公卿奉頭鼠竄如庾亮者塵相望也獨尚書令卞壺力疾苦戰而死二子眡盱隨之亦赴敵死故稱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古今以爲僅有公父子大節乃與之上下千餘年相輝映非根于天者全體於身教于家者安固而不遷其何以能是將使萬

世之下爲臣子者聞其風尚有所振起又豈獨有功於一代之綱常哉公事舊載郡志頗詳嘉靖戊子歲知增城縣朱道瀾始立祠於城南并置田三十九畝圖歲祀焉適公六世孫新建伯兵部尚書陽明先生總督南方列省諸軍事旣平邕桂旋節廣東因設祭于祠下先生素倡明正學以繼往開來爲己任出其緒餘勳業遂已滿天下茲復天假之便得以展公之廟貌忠孝之傳固信有攸自於是萬姓咨嗟興懷公之英爽直若飛動于目前者天之於仁人昌大其後嗣發舒其鬱積抑何其盛歟凡此則又卞忠烈歿後之所未聞者數之豐齋固

難盡齊然若公者則人心之於天道尤可以大快而無憾矣嗚鳳觀風此邦深樂此廟之成有裨於敘事故書顛末于麗牲之石

增城劉氏祠堂記

明 陳獻章 新會

古聖賢以民德歸厚必曰追遠又曰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廟始遷之祖而祭之古之制不可考已君子隨時變易以不犯其分而得其心蓋人情出於天理之不容已者夫何嫌歟古之仕者世繼死者有廟生者有宗恩相慶而死相弔百世不

增城縣志 卷之二十八 記別
相忘世降俗偷蓋有不然者矣邸第之雄田園之美肥
甘艷麗飽妻子祖考所棲與蟲鼠爲伍殘膏賸馥何有
及之其陋巷污穢可勝道哉中古之王天下者嘗爲卿
大夫作家廟以愧之卿大夫猶然況士庶乎先世之流
風餘韻至此幾絕以吾之一身散而爲百體拔其一毛
而心爲之痛是孰使之然哉且人之賦於天命者有賢
不肖貧賤富貴之差吾之所以仁愛者未能皆然貧賤
不薄於骨肉富貴不加于父兄宗族者誰乎故曰收合
人心必原於廟宋之惠州守劉仲明白南雄遷增城增
城有劉氏自仲明始也傳至今太學生獻十有二世其

先世嘗廟而祀之不遷又置田以供祀事以圖無窮頽
而復起者再矣父有積薪子不析而爨之世豈少哉獻
自言系本元城世有衣冠曰緣者獻之父也曰漢曰孔
祥者獻之諸父行也一念追遠之同天順甲申始拓廟
旁之地而新之廟成而諸父亡矣成化庚子獻之兄瓚
又卒獻乃合其族兄弟而增修之前堂後院棟宇層起
煥如也四垣竹樹周遭過其門者咸以是稱焉於前有
光於後有繼於士大夫其無媿哉今年秋獻因林時嘉
再至白沙予示之詩云一雨變新涼炎埃洗除盡廬山
昨夜燈已照劉宗信故爲之記以詔其後人

按白沙此文作於宏治癸丑在龍門未建時今劉氏所居之地已割屬龍門矣

烏石馬驛記

明 湛若水

信陽戴子仲鶚冠由地官員外郎以言謫丞烏石驛厥作治惟六年恥厥治陋易地于湛子維新厥治于時惟皇作極惟新厥治夫厥中作堂可以中居而聽南嚮而治將而無將迎而無迎可以立中矣厥北作串堂可以通微可以致隱矣厥陰作室可以深居而息退思而理可以慎獨可以不愧屋漏矣厥陽作門暢而宣之通達八風之氣出入庶類之宜厥顏作樓樓曰處遠可以備警可以望氣君子登之憂君之念油然而生矣官解於東

北其長物之始乎吏居於西北其贊物之成乎便室於東方主陽而動也動故無常陽者養也萬物之府也是故厨庫兼焉馬廐於西方主陰而靜也靜故無疆役室於前左陽休也囚室於前右陰幽也夫作門作樓者一以應太一之數爲翼廊二以應兩儀之數爲堂爲室者五以應五行之數爲串堂爲二室者三以應三升之數凡爲屋三十有六以應三十六宮之數厥作十有二月以應十二律之數爲磚石十有二萬以應一元之數厥役萬工以應萬物之數樹之材三百六十以當周天之數甘泉子曰善哉觀戴子之作室可以知學矣宜勒諸

石俾勿壞

碧江趙氏祠堂記

湛若水

惟趙氏遠爲帝裔商臣之後曰崇解者自閩之連江爲福州兵馬鈐轄遷知南寧卒贈知軍兵鈐朝議大夫遂家廣東是爲廣東之始祖其子必持始尉新興召拜戶部侍郎朝散大夫克宏宗功益昌其業傳良衛友符宗達凡三葉宗達四子卽三絕惟仲瑀肇遷碧江是爲碧江之始祖三子士志士慧士昌曰士志者九齡而孤長而克家恢復亡業肇建流光堂祠二大夫右有雍睦左有神庫光先裕後可謂有功於是裔孫族會而議之曰

我祖不祧其惟一始二別三功乎所謂先王未之有而可義起者矣乃於流光後益爲寢室者二朝議公居中室朝散公附東室躋仲瑀公附西室是爲大宗又於寢室之後益創一堂爲室者三其中室則曰士志者居之其東室則曰士慧者居之其西室則曰士昌者居之是爲小宗宜分而合明一本也自崇解而上分不可得而推也自士志士慧士昌而上義不可得而祧也故祠朝議以始也以貴也祠朝散以貴也以功也祠仲瑀以始也以權也伯仲某絕而叔仲瑀繼也祠士志士慧士昌于別室報功也明別也以系諸宗也故曰義不可得而

祧也若夫禮則吾能言之也古之祀始祖者以生物之初有其神而無其人有其人者皆禮之變則朝議獨何疑焉觀文武世室皆以義起則朝散仲瑀又何疑焉士志士慧士昌爲嫡別之始以統三宗之裔禮也又何疑焉故以始者謂之禮以權者謂之義以功者謂之孝以系宗者謂之仁故履斯堂者禮義仁孝之心油然而生矣故同爲一門則同氣之義見矣由小宗則肢分之義見矣由大宗則一體之義見矣爲子孫者敢不敬乎敢不愛乎其裔孫鄉進士善鳴與族兄善宏善練來謁記又五年庠生曰善和始請入石

義士湛懷德祠記

明洪垣 婺源

嘗觀諸祭法所議祀典有五而節義不與焉此禮之失也何也祀由心而生者也天下固有不待生而存不待死而亡不待功而顯不待子孫之賢而浩然獨存于宇宙至千百年以不禦於人心者義是也是故有功與子孫之賢而不可祀者矣故祭法以事不以義此禮之失也功以著義義以成功功與世往而人心愛戴之如所生焉吾觀于甘泉都義士懷德公事而知之已誌載公當元閏反正之時感時憤中理不能鬱鬱受槽伏無所植立遂遙受帥號以權濟時艱伏盜卒之罪寬就戮之

囚恤鄰堡之暴如志所往誠以應焉至其表籍人心者卒同死士五百餘卻劇賊蘇友卿援官兵於頻亡中以屏蔽越南遏賊西突之勢且使其一鄉與一方民死不污盜幸免遠戍患皆所謂義以成功者也使當其時不幸不有其功焉公之義不可泯也何也無官守也公無官守而有其功故不以功而以義義之所重雖拯民却賊謂之義焉可也是所謂不待生存不待死亡不待功顯不待子孫之賢而浩然獨存與人心俱生者也如非出於人心所生則自保以遯世可矣未必能獨以身當時事之艱當其艱矣未必能無因以服盜卒之罪服其

罪矣未必能使之甘於就戮而不忍逃不忍逃以守義矣未必能致五百餘人之歸心與十都之人各安所生而不怵于劇盜之劫威不怵以威而服其罪非功之所能也是故部卒伏罪之心卽五百人之心五百人之心卽一都之人之心一都之人之心卽公之心公之心卽塞天地之心塞天地之心卽今一縣之人之心一縣之人生於數百年之後時異人改而爲之思焉起慕焉合祠以請祀焉非公之所能爲也祀以功焉報功也功之能捍大患是也祀以義焉勸義也公以匹夫而有宇宙之志是也故祀不以功而以義重本也重本所以重人

心也今之以至親如兄弟自相殘賊紕其臂而奪之食者多矣有若而人矣而況于都之人乎至樂如朋友自相給詐擠之井而下之石者多矣有若而人矣而況于素未知識之戎兵乎至尊如君臣自相秦越幸有其難而陰納交于所仇以自保者多矣有若而人矣而況于無民社之責者乎是故祀以義勸重人心者也人心重而公之所及廣矣公之祀予所舉也予昔按廣遵憲綱訪節義訪其所隱者增城縣首以公對循例覈諸眾皆同然躍然若得其心遂定祀于春秋以縣正官主焉祠舊爲公孫淮所建因改正以祀公義也公之鄉人義公

論議

平勃王諸呂無不可議

明湛若水

呂后背高帝約而王諸呂在廷小大之臣皆知其不可而平勃曰無所不可何也曰不可以不可也大臣之義當畧小以圖大爲國家萬全之計不然諸呂之事雖五尺之童皆知其不可而謂平勃之賢而反不知乎高帝臨終謂安劉必勃夫當時王權諸公尙無恙而勇敢則過於勃而安劉之事卒以許勃益重厚從容以解紛者不如勃也若平勃者亦知乎呂后之爲人嘗醢彭越彘戚夫人雖以高帝惠帝之意猶忍爲之傷之其鷙悍白

恣而不可回逆之者不死則廢若王陵先逆則先廢平逆之則又廢勃逆之則又廢勛舊大臣皆以廢去則他日諸呂之亂誰與圖之故度其不能止后之王諸呂則寧姑從容以善其後可也舊史謂平勃何以知己之死在太后之後而全社稷安劉氏之功可必也愚又以爲不然夫不知己之後死與疆爭而速廢死而無益成敗之數二公之賢其講之熟矣一日平勃去朝廷則太后之所以私諸呂諸呂之所以覬漢室者豈特王而已哉故奮烈擊搏大臣雖不如新進之銳而從容鎮靜以安社稷者惟大臣爲能故曰面折廷諍臣不如君全社稷

過耳百世之下至有入其里不知其姓名以是知學者自有真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萬世之下聞其風猶使之興起是烏可弗學哉功崇惟志緝熙惟敬君復以崇志敬修名軒宛然示諸士以入聖之要矣諸士勉之志非激昂之謂也先儒曰古今幾人有志敬非勉強之謂也先儒曰天地之道敬而已嗟夫志與敬豈世儒以知識情識當者可比論哉弘嘉間以學爲海內嚆矢者東越與增城東越曰致良知而增城曰隨處體認天理說者如兩持然不知知之與天理致之與體認同耶異耶夫外天理以爲良知必不良外良知而言天理理屬

於人後之學者是皆以意窺二先生之奧者也諸生登斯堂者有能覺天理之緒餘有湛先生其人者出於其間斯不負吾家作士之意而斯地亦與有榮矣夫元氣之布濩於天壤者何地無賢必有相續於無艾者子謹拭目以俟矣

代樹樓記

明張潮

惟嘉靖六祀秋大水邑西城不浸者三版居猶壑也司訓熊石居先生椽家口于城而樹棲焉水幾滅越七日乃退異也乃建樓以代樹屬余記曰夫樹其根固其幹強其枝葉暢沃糾以檜巢板以容膝吾其庇也固寶之

矣然榮悴有時豈惟物哉願先生紀其所以代樹而思創守之難者余曰噫巍哉樓乎夫樓勿固其基曷其能堂弗壯其石曷其能植棟以隆之蓋以厚之墉以崇之鑰以嚴之乃幘幘焉乃歌哭焉則既善其創矣然而守之無異道也爲而子若孫者履其基焉則思積德踐其石焉則思任重望其棟焉則思貞固視其蓋焉則思庇覆倚其墉焉則思防患啟其鑰焉則思通變積德斯孝矣任重斯仁矣貞固斯智矣庇覆斯慈矣防患斯禮矣通變斯權矣孝以奉親仁以睦族智以幹事慈以畜幼禮以防敵權以從時兼此六者而有之是之謂守家之

道其殆樹之培本達支矣乎若乃夸麗滅義驕淫惡終道失而離樓不可幾猶伐其樹而欲其庇蔭得乎是故以此易彼之謂代余將以道代樓以樓代樹其光遠乎石居曰志深哉憂而不困者也請筆爲記

重修增城縣儒學記

胡庭蘭

永嘉王侯存吾由名進士拜令增城既平政宜民三年報績上最乃揆厥化原大修廟學茲惟訖工文學先生莫君可尚裴君鏗羅君宗堯率單生丕訓吳生良弼輩端幣請記於蘭蘭曰大哉功是可書已夫天下之功三有功於朝廷爲大有功於聖門爲大有功於生民爲大

而在三者則有功於聖門乃其所自來也蓋聖人之道冒天下上尊天王立隆以爲極下濟羣生咸遂以彰化極曰皇極惟聖乃建化曰王化惟聖乃成聖道一貫天清地寧蓋自唐虞三代之隆罔弗由學是興豈曰小補之哉王侯夙佩先師孔子義訓必思有功於朝廷以襄維新之服必思有功於生民以贊維新之化則其求爲有功於聖人之門以羣諸生於宗廟百官之間者豈徒修文循事而已哉是故修厥門墻表中正之觀也修厥堂宇敞高明之域也修厥寢廟闡精微之奧也修厥兩廡著考德尚友之有倫也修厥二齋畀居業樂羣之有

所也若猶未也修厥敬一亭揭王言之大也昭王心之一也示聖學始終之要也是故諸生坐斯齋以居業樂羣則業日修瞻斯廡以考德尚友則德日修入斯門以履中正則禮恭義直而禮義日修升斯堂以游高明則仁宏智周而仁智日修循是以入聖人之室窺精微之奧是曰上達其孰能禦之雖然念聖學典終始則敬一其要也諸生誠自入門而率履卽齋而居業卽廡而考德卽堂而大觀卽寢而洞微惟敬惟一而奉以周旋庸非聖學之的與異時學成而出以襄王之服則黼黻之猷也贊王之化則圭璋之理也內外合動靜一體用貫

敦化川流神明不測收天地清寧之功登斯世於唐虞三代之隆謂非聖修之極與迺今天下論有功於聖門者惟曰入孝出弟立德以守先王之道也惟曰講授訓誥立言以維六經之義也而不知二者之功恆出於學校之教學校日圯而弗修則聖學日壅而弗明弗行聖學日壅而弗明弗行則所以襄王服贊王化者其道何出哉是知有功於朝廷有功於生民當自修學之功始修學之功立則立德也神立言也經天下之道歸焉乃所謂大也故表而爲之記以告天下後世之求爲有功於聖人之門者

清田記

知縣沈澄

庚辰春余奉命宰增城同選秀水令于公告余曰增之難治也君知之耶民俗輕生且多盜鹽課壅積田賦不清虛糧之累民實不堪官斯土者恒不煖席雖君才什百庸眾然盤根錯節亦難爲利器也余曰唯唯迨蒞任甫半載以人命控者果百十案心駭之縣治背山面海嘯聚時警又逼近東莞場竈在在鬻私引壅課絀九載於茲若夫虛糧賠累徵輸不前五六年間數以萬計久遠之患莫此爲甚然後信于公之言不我欺也余因思天下事窮於法當不窮於用法者之心愚夫愚婦一朝之念忘其身以及其親未有懲之於前遂相循於後余訊其藉爲爭勝之具者則立爲掩瘞坐之以誣而輕生者息矣盜之未靖也起於游手者相聚爲非漸而走險余悉籍而記之勸之耕農負販每朔望傳集不到者嚴核其所往卽到者彼曰耕則驗其手足曰負則驗其肩膊苟手足肩膊不類於耕負也懲創有加務令各職其業而後已更於各鄉編委練勇遇有盜發責令查緝鮮有不獲山谷險要復請設汛防慎固封守外盜亦無從而入焉若鹽課則多方勸民絕私販銷餉鹽拮据充賦雖免貽誤顧良法或尚有待乎其虛糧賠累增邑自鼎

革以來旋遭逆變人民逃亡畝畝非故侵欺隱漏富者
享無稅之田貧者供無田之稅日久因深僉曰非清丈
不可余亦久抱此願但揣時度勢未便輕舉因諭之曰
爾不我信未可行也越明年請如故又諭之曰我不爾
信未可行也歲甲申廉使黃公委余讞獄往來會城者
三載至丙戌大中丞范公咨訪利弊民復以清丈請余
曰可矣爰具文詳請兩臺報可適時調署揭陽繼署高
要未暇也戊子冬返增邑遂亟選公正校書算請頒部
弓分疆劃界使民自爲鱗丈然非余親履其畝細加按
驗恐司事者高下其手而滋盈縮之弊於是策單騎冒

暑雨披荆榛歷阡陌至緱福崇賢一都里民羣相告曰
山多虎朝暮成羣恐驚從者敢請迴車余則齋心繕牒
虔禱于神不五日而虎皆遁去顧淫雨連綿在工胥役
多染暑濕之病阻者曰天時地利人事三不利焉曷以
行爲余曰三不利誠然矣余殆有四可行者若不及時
爲之是失其會矣上臺推心委任而不我疑一可行也
民皆知我無私二可行也余方富于年不憚勞瘁三可
行也爲民紓困不惜裹糧捐囊四可行也遂督率弓算
對畝註號旋令算書歸戶科糧按坵給由從此疆界釐
正賦役均平侵欺隱漏之弊除而二千三十石之虛糧

獲免且倣浙省爬平法而虛丁之累亦永絕矣是舉也計用書算手三百二十名捐備紙張工廩二千四百金始于己丑三月至辛卯九月而事竣書曰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余竭數年之心力爲增民去百餘年之積困亦庶幾乎思而圖之矣於是乎記

書劄

復李俊明劄

宋 崔與之

惟時初夏氣清而和新恩朝議鄉兄稽古策勛有物作助台候動止萬福某屬厭德聲其日久矣自西戍南歸謂有一見之便而抱病簡出披睹猶未見快茲聆擢雋南宮歸乎充選直爲盛事用壯老懷枌梓亦爲之改色伏惟天才甚穎用評所推文章有經世之宏模道義得尊王之大體再鼓而氣益壯一呼而人皆驚因思士以得時而爲難名者造物之所惜山川清淑之氣蘊蓄幾百年鍾此間出之奇況年不可及自守甚堅卽其中之

所存自此而充之遠到豈易量耶頗聞春風得意之初
聲容光不露盛名之下謙以將之夫所養益厚則所受
必大區區贊美正爲是也某以疾丐閑幸得請屈伏牖
下餘息厭厭忽聞捷音不知宿疴方圖致慶乃爲故人
所先三復不勝慰滿錦還諒在秋中初筮不必擇官擇
地榮進素定茲爲發軔指快某衰憊佈此雖詞意膚淺
不逮所施而情則真矣尙希孚照

與湛民澤

明 陳獻章

飛雲之高幾千仞未若立本於空中與此山平置足其
巔若履平地四顧脫然尤爲奇絕此其人內忘其心外
忘其形其氣浩然物莫能干神遊八極未足言也承羅
浮之遊甚樂第恐心有所往情隨境遷則此樂亦未免
俗樂耳黃龍朱明不可居吾之此心已在祝融之上矣
吾非厭近而求遠顧民澤何以處我耶世卿錄去近稿
二幅可以代面語不具

又

民澤足下去冬十月一日發來書甚好日用間隨處體
認天理著此一鞭何患不到古人佳處也章自去秋感
疾迄今尙未平昔者高堂未傾病輒叩天願少假之年
今廬岡之木且拱吾何求哉其未忘者衡山一念而已

皇皇靈芝一年三秀予獨何爲有志不就其可念也夫其亦可歎也夫廷實近多長進但憂其甚銳耳子長病且愈曰高音耗亦無黃中納婦館中惟一之與服周教諸孫海北汪提舉向慕亦切作懷沙亭於海上此外有修古書院冷香橋之作所費不少恨無以成就之耳民澤在鄉安否禍福原於人情不可不仔細察也謾及之不一一戊午季春三月初月二日石翁在碧玉樓力疾書

答鄭一鵬年丈書

明張潮

伏承教言指示切直東萊所謂一見高文心開目明者也非同心者不能道如彼磨礱不齊相推乃能出米人欲見道非切磋琢磨其何能及夫謂古岡山川不似何退遜之婉也菊坡吾不得而見之矣君子謂其心猶叔肸大哉明哲乎白沙中行獨復啟甘泉之傳尊先生相與夾輔庶幾乎鄉里之光伊維一脈不墜諸君子衛道之力也大兄承家學翊白沙相成古岡顏色輝映路人所知也而曰敝邑擅焉大非公論夫氣化古猶今也人資氣化以生猶魚資水以養氣化之有淳漓猶水之有沃瘠大兄稟厚而養完其殆淳而鍾者歟是故月之虧也光盈之壑之虛也水歸之大兄富於學而若虧若虛

有不至於盈而歸耶夫學大者用於世小則爲世所用故不可不理會至於用焉則存乎遇明道曰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愚謂學須用焉以此孔孟不得爲伊周不在所遇乎惟大兄其無讓俾考德問業者可尋其緒苟白沙曰難焉甘泉亦曰難焉不幾于熄乎愚狂鄙不足以輔惟大兄其無讓

而不敢自私以私其身則公之賢子若孫益可知矣子時來樵幸業令孫泉師之門得拜公祠遂原立祠初意紀以爲勸亦重本意也

鳳池書院記

明 鄒元標 吉水

子宗氏時效拜增城令過予衙齋談令事曰予第勉修其職事罔敢邀名釣譽苟利於民卽上罔知吾何傷不過棄簪笏歸耳寧捐乃公心乎予聞而壯之君令且五六年兩以計過予文江得聞君令狀大都如所自語君最喜談者澤宮造士及書院討多士而訓之則喜見眉宇乃繪圖面子曰斯龜峯下遺隙址於學左有年而諸

土苦肄業無所予乃捐俸而闢之計所費數百緡大都
 蠲羨緩而諸上司所助修者十之一爾顏曰鳳池書院
 右為敬修軒左為尚友軒飛甍連礎巍巍峩峩每邑人
 士來遊來誦咸各有攸居君之所以勉邑人士可謂詳
 且盡矣世之為吏者大都徼上意以為的其庸者期會
 簿書最下則與民角利為囊橐計如君者可謂世之循
 吏非耶雖然世以作士為名高者盡教之以媒青紫為
 後日地而君顏其堂曰作聖曰斯民千古則所以期諸
 人士者非詞章誦讀之末青紫溫飽之圖已也蓋曰邑
 人士豈無掇巍科膺膺仕其人然無異草木飄風好音

定劉氏後君亦不如臣彼無愧詞曾中必有定也陵無
 以應宜哉吾乃今而後知高帝之善知人也

人論

明張潮

夫人肖天地之貌懷五常之性以與夷狄禽獸異者心
 焉耳昔者包犧氏之畫卦也象天干上象地于下象人
 于中三才並置無殊觀也自其形而論之日月星辰麗
 乎天山川草木麗乎土耳目口鼻麗乎人然而與天地
 並者非形色之謂也人者天地之心也故人之心體天
 地萬物而不遺也失其心者非惟耳目口鼻之亂也五
 性乖而五行盪其違夷狄禽獸也不遠矣是故變化行

而天地立剛柔迭而地道寧仁義合而人道成心爲之宰乎道其心則天地無虛寄矣曰何寄乎曰天地之氣中而已矣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猶寄也養中以成能盡能以致用全而歸之會天地萬物爲一體斯不負其所寄噫可以小焉自視哉

封建議

明張潮

嘗謂柳氏胡氏封建二論一則謂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公天下之端自秦始蓋非帝王而是秦矣一則謂封建也者帝王公天下之大端大本壞天下之法制自秦始其說嚴而正矣要之胡氏之嚴正或失則拘何也有

見於制之善無見於時之適也使使君天下者皆堯舜禹

湯文武焉雖私士子民各君其國綱之所運制於一人其勢順其機張雖萬世行之可也夫何漢唐之守令賢於三代之諸侯者豈止於桓文爭衡矣乎是故制不可拘也若柳氏以爲殷周盛王也而不革封建者不得已也諸侯歸殷者二千焉資以勝夏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湯武雖欲革之如勢何故以爲非聖人意也勢也噫聖王作民君師立一代定制豈無所見而姑徇其勢以自安也是故時便而勢順制善而民安封建雖不革可也不然順天應人之主命且可革顧不能革其制而

郡縣耶愚故曰封建非勢也從道也然則二論將安取
衷曰立制在審尙承制在得人

月食議

明張潮

或問月食答曰張衡謂對日之衝其大如日月光不照
謂之暗虛暗虛逢月則月食值星則星亡今歷家月若
望行黃道則值暗虛矣暗虛有表裏淺深故食有南北
多少然暗虛之大不止如日今天文家圖暗虛之象可
容受三四個月體故有初食食既食甚之分而所歷有
兩三時辰之久若暗虛大止如日其食安得如此久耶
或曰對日之衝何故有暗虛曰天象所有非人所知日

衝與太陽遠處嘗有幽暗之象在焉又惡用深疑也

潮汐議

明張潮

或問潮汐答曰此古今多深疑者唐廬肇謂潮生因日
天左旋入海而日隨之故日灼激水而潮生朔微望大
其言與潮候全不相應肇北人蓋不知而言者也宋余
安道白謂極天人之論世莫敢非嘗東至海門南至武
山旦夕候潮之進退弦望視潮之消息故月臨卯酉則
水漲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平南北皆係於月其言
然矣又云海前三日潮勢長朔後三日勢極大望亦如
之春夏晝潮嘗大秋冬夜潮嘗大亦係於月言又然矣

又誌二海之潮候可謂詳審非不知而作者然謂潮應月則可謂水往從月潮係於月皆不可夫謂之係者形聯勢屬之義也今攷月運之處去水不知凡幾萬里安得與月相係亦猶盧肇日激水之意也又攷臨安誌曰潮汐往來天地之至信氣升而地沉則水溢而為潮氣降而地浮則水縮而為汐則氣與水及地全不相干矣然謂水隨氣而往來則可謂水因地而溢縮則不可惟余氏候二海之潮其曰平於東者嘗先平於南者嘗後每差三時似為有見但先後之故未之知也既而詢海上行舟者謂近海有垠潮處可以測其長落北水南來

則潮長南水北來則潮落然潮長何以自北而南哉蓋河圖一六水居北後天卦位坎亦居北夫北水之滙也氣之關也天地喘息之氣應時而出運水而行一翕一張故潮之長落因之氣之張於地也則水為氣壅南奔而潮長張之極則水益南而潮平張極而翕翕則水北還而潮落矣夫惟氣之張翕無停機故潮之長落應期而不爽然則水非氣其消其長孰宰之哉質之河圖易象驗之潮勢先後聖人設教信不誣矣若夫小大早晚之異臨安志亦云當卯酉之月則陰陽之交也氣以交而盛故潮之大也獨異於餘月當朔望之後則天地之

變也氣以變而盛故潮之大也獨異於餘日蓋時有交
變氣有盛衰其氣機一與月應故謂海潮應月理則昭
然庸何疑乎雖然潮汐固如此矣又有所謂踏殘水者
潮落將盡而復長踏其殘水而長之也此天地餘氣吸
將盡而復出也然春夏晝有踏殘晝之永也秋冬夜有
踏殘夜之永也永故餘氣復出也若夜短則汐水無踏
殘晝短則潮水無踏殘矣皆乘氣而往來也

題跋

跋清獻崔公手墨

宋李昉英番禺

嘉熙己亥某在著庭清獻崔公自南海寄書來別紙如
此公拜集賢相天子遣中使踰嶺趣行且賜金二百兩
治裝蒲輪日在門而公之病已深矣累疏力辭始得請
以金付武臣鄧祖禹護納內庫蓋公帥鄉部時祖禹實
爲事務官所以委之也此役他人所難而祖禹不憚勞
似知慕獨樂園之守園者亦可尙也偶閱公手澤俾模
刻而藏之淳祐五年元日

題菊坡水調歌頭後

李昉英

清獻崔公劍關賦長短句卷卷愛君憂國違恤身圖此
意類出師表雅趣欲結茅庾嶺邊一琴一鶴繇湘桂歸
南海竟不得踐綠陰青子約然幅巾藜杖徜徉老圃寒
花間十有六年晏歲之樂不減洛中耆英也好事者揭
此詞山中惜非公手跡某敬以所藏本授橫浦校官賴
君棟使刻之文獻張公始鑿嶺路而未有祠着公同龕
爲宜此則地主事非過客所得專也淳祐六年三月旣
望門人李某書

跋菊坡太學生時書稿

李昂英

此清獻公初入太學寄其友林介仲書也吾州去行在
所四千里水浮陸馳大約七十程士以補試雖登名猶
未脫韋布也故稍有事力者猶勞且費之憚而尼其行
寒士又可知矣公奮然間關獨往一試預選隨取高第
平生勛業名節實賢關基之長短句有人世易老之歎
必期三年成名而歸書所云云立志已卓然不凡至於
述齋舍之費頗悉聞其入京參齊時皆朋友相資助故
書報之詳貧者士之常公之貧有人不堪其憂者處之
甚安所以富貴不能淫而清白照一世也林介仲名介
增江老儒者生沒在公之前後人不能寶有此紙轉落
士人之家某近始得之公以歲庚戌入在膠庠庚戌而

此書出若有數然外姪陳某往試橋門持此授兒子守道守道亦就試且壻菊坡之門公手澤宜歸之淳祐十年二月朔

跋吳都統所藏菊坡先生帖

李昂英

清獻崔公護坤維晚必自出伺烽火至報稍急輒通夕不寐思所以應乃心無頃刻忘邊憂也指縱諸將每手筆驛以授情通如家人而人樂爲之用都統吳侯彥公所識擢薦之之詞曰宣力邊防輕財得士卒心介胄之士才且廉世不多得公以清勤身帥之驗也是時全蜀如金甌無少玷缺續貂以狗而貽禍遂至於不可救藥

吳侯久已擯去流落天南邂逅共談西事慷慨憤激有老馬千里志歸斯人於鄉國使經理殘碎地豈不愈於用新進輩哉同時有李侯紳受知於公後以死節聞公知人之明類此故併識之淳祐二年良月

書何僊姑井亭記後

明孫黃南海

天台孟士穎記何僊姑井亭事頗悉然有可恨者不記仙姑所遺詩豈舊志無所於考耶仙姑吾郡人其詩吾及記之今以附此鍊藥詩云鳳凰雲母似天花鍊作芙蓉白雪芽笑殺狂遊勾漏令却從何處覓丹砂初昏長逝之夕留詩硯屏間云麻姑怪我戀塵囂一隔仙凡道

增城縣志 卷二十八 題跋
路遙去去滄州弄明月倒騎黃鶴聽鸞簫羅浮道中口
占三絕寄家云鐵橋風景勝天台千樹萬樹桃花開玉
笙吹過黃巖洞勾引長庚跨鶴來又云寄語童童與阿
瓊休將塵事惱閑情蓬壺弱水今清淺滿地花陰護月
明又云已趁羣真入紫微故鄉回首尚遲遲千年留此
井邊履說與草堂仙子知後二句無解之者自開耀至
洪武今將六百年而謝二令英方表其事於石草堂貳
令號是也長庚句亦不可曉今余遇今增邑李大尹世
英問之乃天台黃巖人始悟仙語無一不有謂云洪武
庚申八月望日識

雜著

勸學文

元

左

祥

名宦
新城

人生天地間惟學乃有覺覺則爲善人不覺乃爲惡方
其童穉時賦性本淳樸長爲物欲紛氣習或澆薄薄俗
不禁止至理日消鑠卑者不事尊強者必凌弱三綱旣
淪沒九法亦乖錯問之何因爾由其不能學人爲百物
靈於世當有卓貧富但讀書讀書心自若窮則善其身
達則獲名爵明時正尙文鳶魚快飛躍願爾投明師朝
夕期博約前經要玩味古道要斟酌累土可成山積黍
堪充龠巍巍文宣王以道爲木鐸坦然垂世教百世忻

有託我來尹是邦夙夜憂民瘼才德媿不充未能化奸
虐剽竊聖賢緒誠意重然諾每日三省身拳拳不忘作
良善我所嘉克強我所却風俗期還淳氣質復所斲奉
勸汝子弟勤勉無戲諱學則爲聖賢請各自忖度

雜說一

明 胡庭蘭

人有待兔於野者旣夕將解且歸道有知者告之曰無
庸歸也林有黑鷹驅羣兔焉倘逃而至此乎子姑待之
月旣生矣而兔不至或曰子何待而夜哉則應之曰日
夕而無兔業已之矣適有人以告我故待之或者曰吁
愚哉夫黑鷹高舉狡兔深藏矧野則廣矣安知其逃而

至此不逃而至此也彼之告子者又果信人也耶狃於
信不信者之言而欲徼幸于逃不逃之兔吾見子之終
夜無得也待兔者曰告余者余所知也信人也余惟其
信而信焉又奚暇億乎兔之逃不逃哉且彼之告我也
惟欲我有所獲也彼安知其逃而至此不逃而至此耶
我亦安知其逃而至此不逃而至此耶彼不以其所不
可知而必以告是任信也我乃以其所不可知而必以
億之是任詐也人以信告我以詐億豈推誠待物之道
哉故吾寧免之不得不敢以詐而億人雖然狃于所信
而必待之者貪則使然不知所逃而誤人者兔則使然

所知何罪焉或人憮然而問曰始吾以子爲愚也吾今乃知子之能信人也深於所信卽告以不可知之兔猶將信之藉語以所可知之道則子之篤信當何如也吾今日幸矣一邂逅而得仁誠之道全交之善矣夫彼愛子之有獲也不暇虞其所不可知而必以告子信彼之能告也不暇虞其所不可知而必以待期人之必獲者仁也待人之必信者誠也仁與誠合吾見彼與子之能全交矣於是相與歎息解置其負以歸行乎明月之中歌乎置兔之詩若皆有公侯之心焉會何知乎兔之得不得

雜說二

胡庭蘭

人皆知蜘蛛之巧也而不察蜘蛛之不仁夫其所以蘊之絲綸吐組以爲網經中貫緯四環兩目相承秩乎有條理異哉其所憑依猶懸虛中立焉不已巧乎然非徒呈其巧也將罔物以自利也蚊蚋螟蠅無知而誤入焉彼乃居然啖之以利于一飽凡冥飛偶赴者舉不免也噫殘矣雖然蜘蛛其小者也僅有知覺運動而不仁以自濟焉無怪也乃今有士者全具天性冠裳以爲靈也奈何曾蜘蛛之不若耶方其從事於言語文學之事未始理會乎身心家國之猷一旦發策決科衣錦繡耀閭

里若登仙焉特一巧耳及入官視事爲情勝爲利動愚民無知而誤犯法卽蚊蚋蠅蠅無知而誤罹蛛網類也彼因出入巧舞羅織以成之包苴無四知之嫌殺人舉一指之示謂非勢使然哉噫蛛之所罔者不過生物之微而政之所罔者非民之命則民之膏也夫政本以爲民也而至於殘民之命腴民之膏則其不仁視蜘蛛孰甚焉且蛛之罔物若有不得已然者曷者非是則飢以死也爲政而罔民豈有不得已而然者耶厚固有萬鍾而薄亦足以代其耕稱事班祿君之養之亦至矣受若直怠若事猶之可也乃至於殘民命腴民膏以自附益噫何不仁至此耶其始之巧於成名也固非蜘蛛之所及也終之殘暴以罔民也則尤甚於蜘蛛之不仁矣昔有終南山人銜藥于雒陽市嘗攜一杖見蛛網輒毀裂淨盡而後已噫斯人也吾知其非爲蜘蛛也謂夫天下人凡農工商賈非售其藝則食其力士則有功而食人獨今之爲政者罔民自利甚於蛛之設機巧以害物命也豈非可惡之尤者耶嗟嗟蛛之網可以杖而毀裂之矣罔民之網不可以杖也奈何

雜說三

胡庭蘭

昔蚩尤氏及黃帝戰於涿鹿之野涿鹿之民多死焉繇

是俗慣而好兵其特甚者乃以身爲之象命其口爲中軍令命其手爲南部技擊命其足爲北部驃騎蓋以一身象三軍也異時南部技擊亡矢十鏃矛四比訪之則北部驃騎竊之以往獵也弋禽搏獸得其大者而以獻於中軍令及北部驃騎逸馬一牛二南部技擊乃攘而烹之擇其肉雋者而以饋於中軍令北部驃騎知之從而訟焉於是南部技擊亦數其前日竊矢與矛之事以爲抵也然中軍令旣已受北之所獻又嘗食南之所饋不敢斷而以自陳於黃帝之前帝鞫之曰中軍令爲誰對曰吾口也不能忍欲而受獻食饋南部技擊爲誰對

曰吾手也實盜馬與牛北部驃騎爲誰對曰吾足也實竊矢與矛帝曰異哉訟也吾聞以人訟人未聞身自訟也夫以竊矢與矛則汝之足也盜馬與牛則汝之手也受北之所獻食南之所饋則汝之口也今論竊矢與矛之罪則北部當刖足論盜馬與牛之罪則南部當斷手論饋獻食饋之罪則中軍令當劓口然則無往而非汝之罪亦無往而非汝之身當之也汝將奈何與其以三罪而分一身受其殘而不速孰若以一身而總三刑梟其首而無自苦爲也遂從而棄於市觀者聚而歎曰手之北以盜也足之南以竊也均求以奉其口也口不能

斷以衛手足卒訟以自殘哀哉

日月問

明張潮

或謂屈子曰夜光何德死而復育答曰此日月之辨陰陽之精之大小也小故以漸而極於大大則盛盛故以漸而極於小小則衰衰而復蘇此其盛衰自相循環也盈虧自相為經而魄常存而不虧也光特未盈耳方其光始生而魄具在不在光滿而魄乃全也彼以日之遠近而為月之盈虧者久矣惑於月受日光之說也如其然則月始生相去未遠受光猶可言也上弦及望地居天中相去甚遠虛影不及相射謂其四旁受光可也安

得全魄明透而謂盡受日光耶此蓋月自月而無與於日也或曰何以知其然曰陰不得比陽陽精嘗全不虧陰精必積而後盛此論可為知者道不然陽精旁耀雖無月亦光何乃壅於重濁之氣而夜反幽暗耶故曰謂其精有大小可也謂月受日光不可也

又

或謂屈子曰厥利維何而顧兔在腹答曰此日月之辨陰陽之精之大小也蓋日光全盛精明透徹無盈無虧猶之質美者明得盡而渣滓渾化也月不得比日漸而後盛夫月為陰精陰氣重濁滯而未化如下聖人一等

猶有渣滓者也故其光以漸而後盛雖至明極終不如日之全盛也唐一行以為山河之影即此重濁之迹耳或謂桂樹為吳剛所伐剛人也不知何時入於月至今猶能伐桂耶此不經之甚其與女媧煉石補天之論一也噫諸家不足道屈子哲人也顧兔在腹之間未有先我以告之者豈其起諸家之惑者耶

賦頌

獻英宗修文頌

明陳政

聖皇受天明命九有為家龍飛八載歲登時和玉帛駢臻乎內外聲教漸敷乎幽遐於是咨諏羣下思就大勳謂萬方既息於武事治道攸係於斯文乃命司空俾營辟雍工役樂趨如水斯東鳩工萃林如山斯崇塗墍黜堊以垣以墉棟楹棖構以斲以礲有翼門堂有我殿廡學舍黌宮庖厨廩庫靡不整飭靡不修舉是乃造化之是崇夫豈土木之是務哉宜夫徹百度而一新不彌時而成功厥功告成有愉聖容於是禮官戒儀星官諏日

增城縣志 卷之二十一 賦頌
虎賁先後公孤襄翼翠華其颺鸞鑣有鶴馭鳳輦駉龍
驤屈九重之至重垂天顏於咫尺于焉以臨有皇斯赫
衣冠煥以精采文風穆以洋溢太牢有儀禮文孔彰籩
俎房敦尊罍將將賁庸執磬簫管喤喤先聖先師來格
來享禮行曰既爰登斯堂我皇穆穆載雍載莊尊師儒
於几席詢治道之大綱易原造化書溯虞唐詩興善以
創惡春秋抑伯而尊王禮謹節文委曲周詳蓋經以載
道道以出治故必研諸心會諸理求其端稽其事使隱
微由是而著幽蹟由之而彰億萬人斯于樂洋洋猗歟
休哉千載之光是皆聖學之素履而本乎一德之孚揚

也且夫人生一身萬化之本雖講學行禮於一時極天
下四海而歸仰五教本帝舜而命契敷斯道在箕子而
武王訪用是位高而名尊德溥而化廣華夷以之率俾
人民以之寢朗古今君明臣良聖作物睹體帝舜之敷
教躬武王之訪道豈不大興於斯文哉抑亦有光于聖
祖也由是觀之存心乎道者治必興有志乎治者功必
成故必宅心乎勤謹運德乎剛明書曰不易耳目百度
惟貞易曰剛遇中正天下大行是以麒麟感和氣而游
鳳凰應朝陽而鳴登庸乎廟堂充滿乎朝廷以亮天工
以宣禮樂以和民情覃休光于海隅被至德于羣生諸

福是來百祿是膺皇圖鞏固四海永清是用作頌被諸
歌聲形容盛德垂千萬齡

南交賦 有序

明 湛若水

予奉命往封安南國王明正德七年二月七日出京
明年正月十七日始達其國觀民物風俗黠陋無足
異者怪往時相傳過實託三神參訂而卒歸之於常
作南交賦

皇穹極乎無朕兮廓空隆而罔象厚壤淵其莫測兮又
塊札而無垠爰上下乎中土兮中氣聚其曰人中四漸
而四荒兮極泱莽乎禽獸草木而為隣維中氣以風之

又漸兮聖神肇乎盤古降皇皇而帝帝兮哲王以之疆
理乎中土列四方而五服兮薄四海又建長而以五森
內夏而外厓兮哲要荒以為度帝曰南之荒裔兮疇分
野而代工南翼軫而朱鳥兮帝炎帝而神祝融宵乎皇
后君之攸治兮曰火僊而徵龍燭九陰於赤水兮覲馮
夷之幽宮昔陶唐之咨命兮羲叔南宅乎交趾庸均秩
南訛兮亦暨時之與事季德涼而莫遐兮荒忽以之自
異維彼交之藁爾兮北五管而越南裔際尉佗之七郡
兮漢九郡而同置憑都盧於天末兮望越裳乎海際南
迤運兮占不勞西聯屬兮滇溟之尾派諸葛之度瀘兮

州炎劉之經始李唐承乎厥後兮恢都護之府治昔炎
氏之方殷兮泛海外之樓船二女蘖乎中葉兮薏苡用
惑夫馬援矻銅柱之磷磷兮厭欃槍乎南天彼高氏之
定交兮建石塔之巋然胡筆萃乎橋市兮立富良之江
挺彼爾黠曰炎均兮盲耳聵之仍雲維公蘊之肇緒兮
紹八葉以斯君京用篡而易位兮附胡公之遠孫和叔
後其曰黎兮亦攘之於累傳昔少皞之方衰兮九黎擾
而亂德北正黎之司地而屬民兮羌始受之顓頊彼三
苗以效尤兮陶唐亦復乎貞則皇混一以爲家兮亘地
載而天覆一正朔以同文兮又同軌而輻輳物土方之

包匭兮則九載而三奏厥易世而來王兮叩天王而庭
受析圭玉乎上方兮球弁旒而七綴襪凌波以赤舄兮
帶靈犀之與玉珮乘龍節于雲亭兮將天語於揚對帝
曰疇咨若時余其以兮疇專對而學詩繆曰子之顓蒙
兮之四方其以宜班麟服其燭燭兮疇予珮之陸離帶
飛霞之弱弱兮冠切雲之巍巍書余紳以忠信兮申篤
敬而行之悵曲途兮曲藉又修阻兮嶮巖差跋扈兮淮
江迺嘯歌兮江湄望南極于嶺嶠兮馮炎颺而長嘆徘徊
徊蒼梧之墟兮揖重華而聯翩西遙睇乎桂湘兮見二
妃之嬋娟眺崑崙而容與兮憩舒嘯乎籌邊歲月經於

五管兮青牛服乎南關凱風薰而迎余兮余因以寄興
於五絃板南巢而盤桓兮睹鳳鳥之翩躚始問道兮諒
山執鳳眼兮七源晞晴曠於坡壘兮濯北峨之清湍朝
曦發於不博兮度小隣而僕山步飛空於風磴兮遐縹
緲乎雲巔懸巖崖兮淵際設鳥道兮側旋或深八兮厚
土又上登兮高天鬱山林之險隘兮川屈詰而纏綿暮
虎豹之蜿蜿兮朝蝮蛇之蜒蜒過不禮而昌河兮渡市
橋而呂瑰余息徒而班班炎均遙遙以斯迎兮渡富良
兮洄灣曰余中華之子族兮家增城之九重從游帝之
元圃兮閑逍遙乎閭風初離郡之豫章兮嘉厥名曰清

源派炎漢之司農兮居余都兮甘泉依雲母兮高嶺邈
安期兮左隣處太一之穹廬兮抱羅浮之飛雲承帝歌
之皇華兮兼咨詢乎炎德汎滂游乎方外兮觀泱泩之
無極歲攝提之癸酉兮斗杓忽其束振火輪躔乎娥訾
兮魄下弦之次夕蹇余渡以王舟兮亦黝黃而丹堊紛
龍舟其後先兮沓蛟人而裸涉織百橈以象刀兮扶黑
欄而刃白夫唯寓藝夫水戰兮或因用以刺擊肆迎拜
於厥明兮瀕祥壽之別殿入修門其大興兮見廣文之
顏扁臨炎官之窈窕兮祝融蹕而東轉依南風以弭節
兮睇天使之離館炎均俯候于朝元兮肅敬天之北面

儼百辟以皇皇兮奔重侯之欸欸陳黃幄兮月殿時六
龍兮臨下虹橋度而未雲兮又鵲橋而參伍聆天書乎
洪音兮伏羣黎於下土時中律之太簇兮洪鐘寂而不
作置鳴鳳之懈管兮擊靈鼉之高鼓應河鼓之磅礴兮
屢天吳之舞蹈夜叉奮其怒臂兮豎挺而前杜開廣宴
于勤政兮崇余東之席端珍羞蟲鰕兮太牢別陳椰席
數重兮下地登土偶兮簇盤粧妝雜俎兮遠苾芬嗚呼
廣樂兮蔑棄大呂跳梁舞蹈兮弗事干羽登庸瓦缶兮
捐謝鼎俎時斗杓之孟陬兮列青梅之碧彈纍杯盤之
狼藉兮瓜亦先期以爲獻奏巨樂於殿上兮鼓譟雜進

而零亂列雄虺以爲陣兮又沐猴而加冠曰而重黎其
苗裔兮實乃祖之司禮也曷不返乎初服兮乃祝髮而
脫跣也敷余闔其度關兮實孟陬之中適嗟陽侯之迴
絕兮茁芋苗乎三尺農告畢而苗離離兮鷺亦以之藏
色望炎火之千里兮臨回風而就炙盼僊果以舒懷兮
丹實纍其枝碧傾都人以雜觀兮士女不分而塞途悉
鞠躬而加額兮恒首下而尻高儒戴冠而伏迎兮交大
指而跣跣見臬揚之拂拂兮披髮走而迅徂肅龍節兮
動行前指南兮先路駕象輿兮太一使風伯兮爲之御
舉雲霓以爲梁兮先朱雀而向道攬蒼龍而左驂兮繫

右駢乎白虎騎箕尾之瀏瀏兮秉燭龍而先後掣日旌
之輝煌兮填雷鼓之轟轟閃雲旗之委蛇兮參星輶之
鏘鏘飄風裊裊兮朝霞纓舉風袂兮揚揚右余參之以
蓐收兮左攜拉乎句芒厥旄頭以無光兮曳鶉尾之閭
閻擊木星以卽行兮披鶴髦而荷戈兵啣枚以無言兮
挾天弧而誰何伏萬矢於林中兮一夫呼而眾呀設丹
幄於羣館兮雲帟具而不移羅銷金之蕙帳兮綴五綵
之流蘇坐沉香兮氤氳列絳帷兮纏纏或高歌以擊壺
兮滌陶硯於天池山鬼下兮吹燈招木客兮題詩重侯
佩玉兮進羞儼禮神兮益卑貴者冠兮跣途餐席地兮

缺居咨由余於戎方兮訪有吳之季子紛披髮而冠纓
兮胡觀樂乎大方而與之論詩旨懸鞦韆兮縹緲乘風
雲兮步虛眺有娥之嫺女兮觀蒙山之都姝羌雪白而
漆黑兮亦蛾眉而曼膚上衣古而過骭兮又罔裳而重
襦袖飄飄其迎風兮跣足足而泥塗資珍髻以弗售兮
齒黝黝而牙聲仍葛洪之丹砂兮將博訪乎勾漏逢鮑
靚於南海兮余亦與之幽遘觀民居之鳥翼兮恒居高
而簷低方薨而銳下兮槩厥形如短圭爰乘葦而平敷
兮象鱗鱗其魚魚豈水族相感而則然兮乃厥類而象
諸鳥翼堂而里置兮日中市於虛落環四面以施榻兮

中市官而均權國無馬之千乘兮又何擇乎驥與駘曰
國君之稱富也又曷數以爲對兵裸以靡甲兮亦焉用
乎犀兕豈厥家之罔藏兮恐其德之未改木寄生之纍
纍兮亦旣繁而未萎藉若人之威福兮不再世而貼貼
炎均覲余以匪芷兮又蘭蕙之旖旎余辭以帝之綉襟
兮有縣圃之芳藹又重余以椒荇兮曰余襟之難改余
受閭風之繽紛兮兼月殿之茵桂慨有職乎咨詢兮雖
草木鳥獸而莫予譴或申申而問俗兮恐邦人之女詒
招朱鳥兮七宿分南野而司天乃靈哲夫天飛兮盍於
予而具陳鳥恍惚而夕降兮曰余不習乎世言交三趾

而作篆兮庶余意之或宣曰普天兮殊方迴氣風兮不
同俯南極兮地下作南斗兮天中規燬度兮鶉尾天地
罔肅兮涼風爰又戾兮元枵澤不腹堅兮溶融馮碧雞
兮又掖接烏衣兮鄰邦服余華蟲兮乘駕鶩跨鴻鵠兮
鳴天雞振鷺吾其潔修兮海鷗嗒乎忘機疾黃鳥之讒
巧兮鳩痴黠而攘棲雉胡臻化蜃而呈樓兮鱗聲霹靂
而震怒鸚鵡慧而訢寒兮蜚翠胡喪質於奇羽彼紛紛
乎斗筭兮亦焉足以多數奮九萬於溟溟兮鷗鵬翼其
垂天紛有鳥而九頭兮省蛤胡感而化遷鷓鴣鳴而草
芳兮天虹藏而不雪隨陽槽乎冰泮兮布谷啼於冬月

賦頌
日邈邈乎皇穹之冥元也昭昭乎博厚邇而不可原也
揖祝融之冥冥兮而南紀之專也紛紛總其淵陸兮盍
悉余之昌言也曰維揚之末裔兮土赤殊乎塗泥貢奇
南以沉水兮又南金之與織綿柚包而莫致兮丹荔遠
而見遺繫鑄山兮爲金又煮海兮以爲鹽波羅峙乎彼
岸兮安息以液而白殲豨具矢而捷射兮鮫帶甲而穿
山麝藉香以爲崇兮猩猩機疏乎能言探余驪龍之頷
珠兮又網海根之珊瑚佩明月乎南海兮拂若木於明
都獸爲舜而啣戈兮蓬萊浮海而負鰲射工巧而俟影
兮巴蛇吞象而吐哺又九首吞人兮天吳怒號犀胡靈

兮而厥角通天象奚知兮而委齒自埋乎有儻忽兮元
虬負黃熊兮出游眺西皇之青鳥兮見王喬之雙鳧恍
海若兮夜出水妃偕兮朋遨胡馮夷兮娶婦諒佳期兮
好迷何海上之居人兮頭宵飛而海食晨則返而完歸
兮又追隨於往夕歌曰二神僑誕誕慌惚兮懵乎余狐
疑助莫決兮騎彼箕尾揖傳說兮天路漫漫何修越兮
昔羲氏之宅交兮化爲神於日馭曰南訛以平秩兮就
余訂以一語依朝曦而折衷兮庶吾之猶豫曰物之生
顛元趾基一體齊氣孰首飛之斷永不續孰能彌之補
天有石誰其治之鰲足立極孰睹裁之象能埋玉誰親

掘之無爪無角誰能鋪之馮夷娶婦匪形安協水仙有
 宮胡身業之鵬翼垂天誰能運之扶搖而起擊水三千
 孰其切之有鳥九頭孰喙食之惟夫一本誰參析之虺
 毒一足誰附益之天地之常傳物有極日月曜靈風動
 雷析動植潛飛咸識其職百家九流荒唐莫測爰有典
 謨聖人作式厥民析因鳥獸孳革過此則非吾之所職
 于時日車就駕引輓羲和朱明離離扶桑參差炎均擊
 鼓且嘯且歌乃臨橋梁送余于河恍乎忽忽若夢南柯
 載歌曰中氣磅礴山川繆兮蝮蛇糾隔離中州兮常而
 不常怪詭幽兮不常而常二光周兮聖人耀德文明流

兮海波不揚庶徵休兮結余忠兮為軸又揆信兮以為
 路乘余敬兮于堪輿廓自得而容與兮余因以從容乎
 周道觀八極之無窮兮浮游馳騁乎宇宙而上下聊反
 觀而知天兮超逍遙於閉戶迺旋氛旄之班班兮攬霓
 旗之翕翕掣搖搖之雲旌兮叫帝闈乎閭闔入鈞天兮
 紫微聞廣樂兮九合

鳴幽賦 已載列傳

張少連

羅浮山賦 有序

明 湯顯祖 臨川

夫星圖粵地引潮汐於元紐日次周天晷晝夜於陽
 陸然則南嶺之南北戶之北固以輿象之所偏龐燭

長城集卷二十八
賦頌
龍之所長寤矣而廬嶽天子之障衡山祝融之標樞
軸雖連於西極經絡未窮於南紀高融奧博是在羅
浮羅山上直百粵之精旁羅赤溟之氣軒轅以降隆
爲粵嶽矣而浮山者是惟蓬萊神山浮自會稽靈海
斷鰲不足比其波蕩操蛇不足異其轉徙蓋流聯絕
橋佇貽分嶽飛峯息壤神理自然所悵鬱者名迹無
藹采真莫贖湧塔暗朝花之影沉湖銷夜樂之音每
與友人祁羨仲會人情共嘆恨其奇大有終焉之意
而東官陵祀升踐靡由辛卯冬十月始以出尉徐聞
速令尹崔子玉於南海遲文學翟從先於東莞柵川

墟復原隰宿朱明曜真之館候晴霏焉蓋晦夕也詰
朝朔微雨襲梅墟經石門聽泉於葉大夫春及之廊
阿明日觀大簾泉避雨朔朏弔湛公於黃龍講堂道
其窄硤夜火青霞洞口有湛公樓七楹仙鼠居之此
盡下界三矣明日起青霞至顛際觀日出爲中上六
界美人峯殊好神如道人時時出雲其下千仞葉大
夫石館處也木始華露欲晞見城郭者四五前立石
雙如蛾翅豎又立石翥爲燕子門一名彈子門爲美
人障其前蟾蜍峯也同人不前獨往彌勝從數羽衣
人芟蘊而上鳥道二十餘里迴翔眩視草樹飛走光

賦頌
氣有異非所經識意謂靈境阻鬱剗然一岡平曼修
婉名以子午正其昏朝登頓再舍圭陰未禺遂躡飛
雲凌日觀唯見香爐一具白水一卮祀羅浮君焉望
天池以陽星沙而陰東連扶津之藹西盡崦嵫之色
靡不區封有眇眇無倪者矣可謂恢魁乎大觀淵
綿其神致也哉枕石起臥欣然賦之擬於謝靈運想
以浮寫差爲飛愜云爾

極廬衡之經首暉赤嶽於賁禺招搖之桂樹望雲氣
於蒼梧問津途於莞城釋泛舟於源墟灑林霏於雲霓
漠巖戶之紆徐晨光飛而首路夕影流而載驅倒煙容
於衿帶睇朱明於隙餘磴環頽於莽蒼林織密以扶疎
策孤征而晻影鳥羣歸而沸呼傍靈池以涉陟歷迴梁
而聳軀鐘鼓鳴於林間香氣騰於路隅是爲帝軒轅之
所履神赤燁之所廬坐參正而披衣閱柳巾而定居何
遷人之鞅掌得借一於冲虛靈想接而心歡營宅清而
寐除慨衣冠而委土想丹竈之流珠問洗藥於真人發
靈簫於聖姑守瑤光之玉虎戴碧斗之銅魚恨天華之
宮不存怨明月之壇久蕪斷溟心其莫引翳神光其忽
諸徒使來粵都者走明珠於合浦浮毳衣於賈胡彼臯
壤與山林非天性其焉如將縱觀其窟宅恣風雲之襲

余若有人兮山中葉公其逃大夫瞰神峯之宵渺感鮑
女之來胥築清冷之妙館移家室於真圖半九天而一
息卷懸泉而自舒契蘭溪之趙相詠明懷於彼姝悵峨
嶂之脉遠覺茅山之氣殊諒仙人之藐矣居其堂以鬱
呼渡石關之穹窿接新構之離婁泉淙淙而夜鳴雲英
英而晝敷清不可兮久留澹容與以踟躕山帶氤而翠
積水簾波而素紆營磐砥兮偃仰蹠葩華兮噴噓避雨
蝴蝶之洞睨梁天漢之虛彼增城之湛子洵赤海之名
儒匪淳耀其外麗有精神而內攄吐經書以元澹集龍
鳳以娛娛若洙泗之間閭儼夏屋之渠渠委樓觀於山
精寄田業於門徒聖無存而不鈔凡有亡而必粗疑海
波之增減窺戶牖之有無蘊苦心其爲誰邇流風而涕
俱於是拂金沙今夜語跟青霞兮旦發逗威彝而宛轉
望敦龐而映軋澹孤青於氣表漏陽華于空閱若崖隙
於川渠錯璵璠於樓闕雖道絕於登降亦下臨其曲折
緬增城其在茲遞仙風而吸嶂俯龍門而直上有流光
之影撇徵上界之精華照下方之明滅何峯容之偉奇
漾真人之秀烈偶麗石之前臨露參差而障列如倚翅
以斯冲似懸帆之次揭映神姬之出雲美朝瞰而暮晰
轉靈蝸而下視象寒津之嗽齧始浮山而浮來自會稽

而涌堙覽至今其草木有東方之種別混合際於羅邱
度鐵橋而綴缺豈華靈之遠擘非秦王之近設抵半舍
而泉分宿煙炊而飯潔詫木末崔子玉之下來愴石罅
翟點蒼之困歇信絕地之行難豈中天而興輟定飄搖
而整巾豫蹠跚而結襪頓金策之拳奇步羽人之勃窣
上登蕩其若梯進孱顏其若闌峭壁虛而溜浮積泐欹
而苔滑寄掌股於旁徑托根趾乎盲楸蓋起瑤池而躡
飛雲周三十里之靈樾象耕之所絕蹊知樵之所迷術
肆奇樹之葱蘢并異卉兮冥密紺蒼凝而互陰碧鮮流
而競發固風霞之所藹藹亦丹青之所淫鬱有一花而

四照有五色而一節或建日而無影或嵌空而有雪青
珠冷風其欲乳珊瑚叢生而逾活神靡倚其雍容仙麗
影而撇拂木客離筵而似語山魃隱映而倏忽別有朝
菌若雲夜芝如月翠羽攢青金粉浮散曩得一而爲艷
此成林而不撥固靈境其常然嘆人生之覲絕謂林封
而徑窮忽岡巒之秀潤擬撐距而不前乃案衍而條達
曉發足於青霞午凌岡而載芟候雞鳴於上霄降茲巒
而子未正子午之嘉名定昏曉之相割念人間之急暑
劣旋車而已瞥矧山行之阻迂慮峯攢而影咽竟凌霄
而未禺何鄧林之早渴豈日氣之偏延非海陰之所遏

遂徑庭其造天極空竇而戴日屬湘疑於壘確辨交廉
之壠埒眇舊木於河林認扶桑之渤碣揆瓊州而地矯
引長星而天豁布眸蠻之芒芒眾每生而忽忽曷旦宅
以堆排糝山川與名物昔冥邱而去燕今南池而徙越
爲情多而苦悲亦心淺而易悅塵影含而智虧年路深
而意沒夜樂何時而遇仙花首何因而禮佛忖凡清於
聖真若闕觀與窮髮將無始之趨未融令有終之相難
閱朱鳳沫而潭氛碧雞殷而石裂覽異鳥其參差意靈
禽之彷彿宮觀巋而如在邱壑虛而起屈吾將洗淨盪
於自然悟空明於一切朱陵之花靡謝曜真之氣長結
曄光景兮負不知乎知之所窮靚凌競兮吾以觀乎日
之所出

碑碣

贈侍郎張公墓志

明宋 濂 浦江

國朝之制凡官階自七品至於第四皆贈封其父母與妻德至渥也于時吏部侍郎張度官品居四從例贈其父府君吏部侍郎母林氏贈德人命書既下度錄其副楮焚祭墓下復謂一介蟣蝨之臣待罪銓曹恩榮溥博逮及二親鸞綾金軸下賁泉壤度深懼無以侈上賜而垂示來裔莫堅匪石願吾子為文之濂謹按狀府君諱復禮字禮庭姓張氏廣之番禺人番禺有鄉曰黃岐角皆張姓環居之室廬櫛比當秋宵月白燈火連接而讀

書之聲相聞宋紹興間有諱宗憲者始遷於禮園社宗憲生瑋瑋生一飛通周易能會萃諸家之說而折衷之廣之士大夫推爲宗師號曰黃岐張氏易歿葬社之南山配麥氏生二子鄰甫彬甫皆善傳父經旣葬父晝夜念之弗置構堂曰永思兄弟躬耕以奉歲時祀事彬甫娶羅氏生子三其次乃府君也府君薰炙家庭之教而於易學尤精發爲大義頃刻千餘言出入程朱二氏無乖鑿者漢儒拘泥不通或流於術數痛麾斥之當是時科目方盛行鄉人士咸謂府君爵祿可以引手致府君笑曰學易者惟知吉凶悔吝而已何以官爲獨念居鄉

矐諸子見聞孤陋乃築室郡城中俾就名師儒游見其成立輒喜動顏色已而度舉茂才爲肇慶路高要學教諭迎養有六齡而府君歿矣時至正二十一年辛丑四月二十三日也享年六十有一洪武元年戊申十月十日度奉柩葬于增城縣西之章山因遷家焉四年辛亥受薦入朝拜監察御史以至今官風采凜然貪墨爲之屏迹君子賢之府君四子長卽度次輔次峻次熙輔峻俱蚤世孫男二曰原潔曰吉祥女五人昔人所云爲善者譬猶藝木世世能令嘉種不絕則其發育也益昌且碩矣信哉斯言也府君世爲儒積善之聞播於嶺南實

增城縣志 卷二十八 碑碣
合於易積善成名之義今度位居法從其聲益大以宏
是皆府君遺體垂祉之所致度力欲爲親榮而親不及
見矣悲夫

明義士湛懷德墓表

明楊起元 歸善

嗚呼此爲增城湛義士之墓其義也奈何曰當元之末
眞主未興四方鼎沸閭井之氓不寧有生義士念生爲
男子弧矢是志災切剝床胡不捍禦遙授師號權濟時
艱此其義之始也既有其旅威德迭用而常主其德部
有盜卒護而誨之鄰有罪囚請而釋之遂使四海之內
翕然悅服不罰而化此其義我之通也既而皇明啟運載

戡干戈同爲編戶乃有叛寇曰蘇友卿敢行作亂大將
出師致討喪威義士奮然卒敢死士五百爲官兵援卒
誅劇寇油然而退不見其功此其義之遂也方賊勢熾
他境居民稽首乞命其後追論悉遣戍所惟公之鄉曰
甘泉都以義士故超然獲免此其義之成也始以義通
以義遂以義成以義故曰湛義士士之義者也義士之
義天下之達也寧止一鄉鄉人之祠之也鄉人私德之
也厥後覺山洪氏以直指至聞之朝廷而以其祀封屬
之邑長則公之也義者天下之公也而義士其身乎義
矣又可私之一鄉乎雖然義者又萬世之公也而義士

其身乎義矣又可私之一時乎於是卽義士之墓而表以豐碑以告乎後之人俾有見者傳其事於四方及有聞者悟此身之爲大使夫知有身而不知有家知有家而不知有國者可以少媿不亦宜哉此以予史氏之志不以其後昆請今其請也以起予也義士者湛其姓懷德其名卒葬於火岡之山在予之歸義永平鄉其後七世生若水位參贊以聖學輔弼人主天下宗師之以義士之種德如此安得不有達者爲其後哉此山藏義士者歷年且二百迺遇史氏表之若有待者義士之義藉予之文以顯予之文藉義士之義以重蓋交相藉也惟此鄉人毋以樵牧茲墓永妥其靈而並受其福固茲鄉人之厚亦或有感乎斯文

贈尙書湛樵林先生神道碑

明呂 柟 高陵

樵林先生諱江字宗遠廣東增城沙貝鄉人南京禮部尙書甘泉子若水之祖也因甘泉子貴累贈如其官配梁氏累贈至夫人甘泉爲翰林編修時同考會試柟爲其所取士也因知其家世至於先生云先生天授顓篤迪巽履謙於物無忤性耽靜居遐棲於上游庄庄有大田側開魚沼結茅其上徜徉業作又或桑於圍山田於岡麓俯仰食力爲終身樂不求聞達是時白沙陳內翰

倡道廣中聞先生有山樵水魚高棲遐遁之風遂作人
雲堂構詩以貽之大學士瓊臺邱公亦爲作樵林記則
先生豈非明時之孝弟力田隱君逸民者乎梁夫人祇
若先生惟德之從純誠敦愨實根性成常曰我蠶則勻
我繅則純我殖則珍而以被我後昆當其躬行雖古魯
歎母漢鮑妻可相方也宜其篤生哲孫爲時名儒初先
生之始祖諱露在元大德間爲德慶路治中卽卜居沙
貝鄉生二子伯曰世忠仲曰晚丁仕爲縣主簿主簿生
志高一曰懷德元季之亂法嚴酷凡爲保障頭目者遙
授以元帥得專生殺增江志曰懷德嘗爲保障頭目有

部卒盜其池魚捕者以獲保障公命歸辭其父母自來
就死及期果至保障公曰以魚殺人德所不忍開釋遣
去或之他鎮見理罪人則給乞以歸僞稱代誅以懲不
恪復密縱逸全其不辜明興天下既定公獲樂業洪武
中鄰境蘇友興作亂南雄侯奉命征討海道不利官軍
幾陷保障公仗義起兵赴海力救侯得師還時近地皆
以降民充戍獨甘泉都免至今賴之然則樵林先生之
躬備周德以至有甘泉子者其淵源所自豈偶然哉先
生生己丑八月十三日卒甲午九月十六日壽六十有
六歲梁夫人生丁亥四月十八日卒癸卯四月初一日

壽七十有七歲合葬於赤坭山之原矣至是甘泉子暨墓上石是用勒辭用贍行路

贈尚書湛公神道碑

明霍韜南海

十二年癸巳秋七月禮部左侍郎湛若水陞南京禮部尚書九月皇子生赦錫命若水父瑛贈南京禮部尚書錫之誥若曰若水父積有慶源是生賢子奮躋于位遺訓可泯哉臣韜拜稽首言曰易有之積善餘慶若水起士校洊升大僚光於鄉邦榮於考祖非世有令德曷臻是乎帝錫明謨嘉善積也親顯以子可以言孝矣先是七年戊子若水任祭酒帝錫瑛誥若曰若水父賦性剛

直潛德邱園乃生賢子光我邦家範我多士臣韜拜稽首言曰剛懿德也剛且直尤懿德也乃邱園之潛不顯於時是將含章以宏其施乎九年秋若水任禮部右侍郎帝載錫瑛誥若曰瑛剛德受于天性直躬矯枉樂士周貧啟爾後人佐我邦禮臣韜拜稽首言曰瑛德則美矣不遇聖天子昭德于天之下顯錫嘉謨孰與揚潛休哉可以勸忠矣昔瑛也與其黨之人交重然諾謹禮度急於行義爲里正見其邑簿蔣有所私瑛矢法撓之無少徇簿啣之囂囂然卒以吏毒禍君子曰諺有之直木多斧瑛之謂乎瑛生增城實五嶺山水之聚語云中州

之山至嶺而窮又云五嶺宗粵庾嶺西來歷韶英番禺千里而遙至增城而止羅浮東來由汀惠博羅至于增城而止水自陵江北來由韶英趨虎門入海自惠陽東來由龍川博羅趨虎門入海瑛世居增城之沙貝沙貝面虎門山水之滙會也里語曰山川孕靈有不徵歟湛氏世有休德贈尚書公剛直信義表表而偉甘泉公復爲名儒非山川之靈歟渭淮韜於甘泉公姻也因得論其世爲之碑

處士陳君墓志銘

明 陳獻章 新會

始者郡諸生馬龍爲其友陳東淵乞銘其祖父處士忍

菴之墓於我生之言曰處士居增城之仙村無聲色嗜好以亂其耳目無形勢奔走以瀆其交際無是非毀譽以干其喜戚上下原隰相地之便宜宜田亦田宜圃亦圃長鑿大笠往來於蔗畦稻壠之間躬樹藝自旦至暮不少休收田圃之入以裕乃家夫處士行乎無名以能拓土業治生爲樂事故不知老之將至敢以是請惟先生念之將無擇於細大而俾之銘旣而東淵承其父永榮君之命來謁予白沙館之小廬山精舍自冬徂春戀戀不忍別去予遊厓山東淵請執杖屨以從予旣與東淵凡所紀述令一一錄之東淵朝夕侍我側略無一言

增城縣志 卷二十八 碑碣
及千銘余益重之乃命取馬生之狀來考其世之麤可知者始遷番禺之祖宋天聖間教授南雄儒學因家番禺生五子曰守寧者遷增城山美村數傳至朝奉大夫文德有女適李忠簡公文溪先生其中子曰汝霖爲縣尉縣尉以下至處士九世其遷仙村自文德始處士諱誠字致明質木少言與物無競非橫之干直受之而不報故自號曰忍菴云處士娶伍氏曰永榮者其子也一女適徐禧孫男三人東淵東沂東瀾處士卒宏治戊申四月十三日年七十三永榮以其年冬十二月某甲子葬處士于會岡頭祖塋之左未銘烏虜一善可稱也亦

可傳也顧處士於予初無一臂之交與之銘以一馬生之言猶未也豈不曰東淵在白沙館下能謹子弟之職事先生于厥祖有光耶此吾所以爲處士銘也其辭曰世無我遺安以隱爲世不我須其隱亦宜不求異乎人不求合乎人委歲月于農圃手足胼胝旣裕其身又以及其後昆則以彼之危易此之安以遺之其不可也復奚疑

太子太保禮部尙書霍文敏公墓表

明 湛若水

甘泉子曰傳有之天柱折地維缺女媧氏鍊五色石以

補之豈有是理哉或曰荒唐之言也然則女媧氏之志其亦苦矣世有是人乎或曰女媧氏蓋神人也曰豈惟是哉南海有砥柱焉攝提庚子之冬砥柱折狂瀾竭世無女媧氏其誰與補之然則涓涯子其人乎生平有九年而始學其學也一日千里而不怠其自勵也書居處之恭於座隅故他日告君也亦以三字總四勿之秘故其學博而能精其文雄而能昌省薦亞其元春薦元其會權臣勿與殿元也蓋三印卷而三倒置云甘泉子問之文康公憤曰諸老無子弟在焉安得吉士然而涓涯子以畢姻奏去矣還受兵曹間嘗著尊親大禮私議因上疏辨正得上旨人曰是可以爲橫飛直上無所不可者矣故公嘗語進士彭端遇曰吾所不爲豪傑者子其絕之是故嫉惡如讐知之必言言之必盡以天下事爲已任獨居則背手仰天而視明日又有論建上嘉靖三劄慨官愆也論六科褻衣迎旨正乖數也論輔臣以迎立封伯止冒濫也上受職疏陳保邦致太平也上治河疏上揀積弊疏上鹽法疏上任大臣疏上任翰林內閣疏抑陰據丞相權也上大臣贓慝上舊制上揀憲職上保聖躬疏上采老臣遺議疏上悼靈皇后喪禮疏上節費疏明修纂常職也上章服疏上皇后親蠶疏肅內外

也上郊祀疏崇成憲也擊詔獄弗悔因以著周頌集解
焉上達猷疏上擴大公疏上申明禮制疏上照察奸黨
疏上風俗疏上體分疏上定禮制疏上再定禮制疏上
欺隱敕旨公文疏上屬官壞法暗通賄賂疏上應詔獻
言疏上黜異端疏上清娼籍疏病買良也上聖功圖冊
疏曰文王世子問安曰文王世子視膳曰文王世子齒
胄曰桓榮受經曰神堯茅茨土階曰大禹菲飲食惡衣
服曰大禹卑宮室力溝洫曰周王稼穡艱難曰周室后
妃蠶織曰宮中隙地蔬種曰西苑耕稼曰西苑蠶桑曰
商王高宗訪道上禁訛言疏於是聖駕無復南巡焉上

民困疏懲官員冒乘驛也爲同食聯居之規恥世分財
別籍之偷也嚴請託之戒絕賂貨也蓋欲挽頹俗而還
之古以隻手而易天下滔滔之流其亦女媧氏之志謂
之砥柱非耶是故與張桂共論大禮張曰其豪傑人矣
桂言於朝曰突兀一世矣是故明斯禮也由職方命爲
少詹事侍講學士辭命爲詹事兼學士命爲禮部右侍
郎辭命爲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五辭命爲吏部右侍
郎轉左大吏是戚遂命爲南京禮部尚書加太子少保
去矣改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甘泉子曰渭厓公翫麟
於斯世遄迴於士途可以觀所存矣向使肯隨諸公論

禮得殊寵則立談取相夫豈難哉而公之不自欺其心不少屈以徇人足以媿夫鄙夫患得患失者宜表以爲世規公諱韜字渭先渭厓其號生丁未卒庚子享年五十四考西莊諱華贈如其官母梁氏累贈夫人兄隆號老洞三弟曰佑四弟曰任尹先五弟曰傑皆從子西樵山傑居錦岩二年後坐化于觀音山配區氏鄭氏皆贈夫人子男七人璞瑕珉瓊瑤瑞若夫行事之詳則有國史家譜存焉是故不復表著云

太子太保湛文簡公墓表

明羅洪先 吉水

嗚呼茲爲南京兵部尚書甘泉湛先生之墓乎維德齒

爵三達尊之兼隆上接孔子孟之正脈者乎先生有言曰堯舜精一之訓至宣聖而益明宣聖一貫之旨至孟夫子而益精夫堯舜孔孟之學貫心事合外內徹上下而極天理之中正焉者也嘗觀先生之論學有曰夫道無內外內外一道也心無動靜動靜一心也知動靜之皆心則內外一內外一則何往而非道合內外渾動靜則澄然無事矣此先生純粹中正之學非偏內偏外分析支離異說者其灑落似濂溪其溫雅似明道其氣魄似紫陽其自得似白沙又非以下諸儒可得而論矣先生諱若水字元明初名露字民澤避祖諱改名雨後定今

名姓湛氏高大父諱懷德曾大父諱江父諱瑛母陳氏以成化丙戌十月十有三日巳時生先生先是數月有中星見于越之分野識者以爲文明之象當有聖賢生于其間先生適應其期弟子員時都憲臨省視學教官率諸生跪迎于門先生獨昂立以門外非衣冠跪迎之地後遂爲成式鄉試禁令入試諸生皆徒跣先生唱名當首執不肯從御史爲之廢法遂以書經領鄉薦第四鹿鳴宴用優樂先生曰賓興盛典而可戲耶終宴不視德器雅重儼然有台輔之望從遊江門得自然之教取所給部檄焚之絕意仕進深心力詣悟隨處體認天理

之旨白沙先生喜曰着此一鞭何患不到古人佳處又指先生於人曰此子爲參前倚衡之學者遂以江門釣臺付之詩曰皇王帝霸都歸盡雪月風花未了吟莫道金針不傳與江門風月釣臺深白沙終先生爲之制服廬墓三年不入室後感母夫人與僉憲徐公鉉強之出仕先生乃北上見祭酒標山章公懋試以粹面盎背論卽以魁天下奇之會試學士東白張公正得中者天下之大本論讀之嘆曰真儒復出矣寘名第二廷試入翰林兩選會試同考試官一選廷試受卷官一選武舉考試官一奉命同修孝宗皇帝實錄一奉命同修武宗皇

帝實錄一奉命封瑞昌王副使一奉命封安南王正使
賜一品服以行王以金匱三却之非其表表於科第及
始仕中乎會陽明先生講於金臺論學者須先識仁仁
者渾然與天地萬物爲一體陽明先生嘆曰予求友于
天下二十年來未見此人涓涯先生稱於朝謂先生以
孔孟絕學自期待非其表表於朋儕中乎太夫人卒于
京師先生奉柩南歸葬於荷塘先生廬墓朝夕號泣時
方冬有筍生于廬墓外有五色瓜生于墓新土上一本
數蔓九實連蒂其孝感之可表如此照闕上疏養病許
之築室於西樵大科峯下非學問之十二不接安間恬淡

若將終身其韜晦之可表如此今上登極都御史吳公
廷舉御史朱公節疏薦復起用先生雖非言路志在格
君因暑月輟講上戒逸遊疏上論聖學疏上聖學格物
通進天德王道第一疏并賦頌奉旨賦頌增入史館上
申明天德王道之要以禪聖治疏奉旨足見其純正有
本之學進君臣同遊雅詩奉旨增入史館奉詔進無逸
講章奉旨講章留覽上申明天德王道第三疏因發明
敬一寶訓以勸聖學上勸收斂精神疏進演樂疏進古
今小學疏進瑞鹿賦疏進治權論疏大葬回鑾等疏皆
出于至誠衷悃上每嘉納焉及於先生出朝則注目久

之至以今之古儒稱之是表之在朝廷矣道德尊崇四方相從士三千九百有餘於其鄉則有甘泉獨岡蓮洞館穀於增城龍門則有明誠龍潭館穀於南海之西樵則有大科雲谷天階館穀惠之羅浮則有朱明青霞天華館穀韶之曲江則有帽峯英德則有清溪靈泉館穀南京則有新泉同人惠化館穀溧陽則有張公洞口甘泉館穀揚州則有城外行窩甘泉山館穀池州則有九華山中華館穀徽州則有福山斗山館穀湖南則有南岳紫雲館穀先生以興學養賢爲己任故所造就之士皆有得於先生之學是表之在門弟子矣平生所著之

書則有心性圖說四書訓測古本小學春秋正傳二禮經傳古易經傳尙書問詩經釐正節定儀禮燕射綱目遵道錄揚子折衷樵語雍語明論親論非老子大科訓規新泉問辨聖學格物通白沙詩教解二業合一訓天關問答湛氏家訓息存箴四物總箴自然銘大宗小宗合食訓察倫銘諸書其實得實見發自本源可以羽翼乎六籍是表之在著述矣嘉靖庚申四月二十有二日戌時一星從東南來其大如斗其光燭天其聲如雷隕于文院先生卽終于正寢夫先生之生應中星之見而生其歿也應中星之殞而歿天運氣機是表之在天地

嗚呼先生以中正之學明天理之本然救人心於多惑功當不在抑洪水闢楊墨下也洪先不佞不能粉飾文辭皆據實而表之凡具此理之同然者其不以爲然乎

甘泉先生墓誌銘

明洪垣婺源

天下非無學也而真學爲難後世非無儒也而真儒爲難真儒真學如鳳鳥河圖不恆見于天下而天下恆惑於所見故非但得之爲難其知之亦難也噫天下不惑於所見而又恆多以其所見者自惑是故其知先生者益鮮矣先生以自得之學發明中正求仁之旨一念向往堯舜美牆匹夫轉途湯武家室學者所至雖未必一

二能際闔域軌轂旣同羈的自正生徒滿天下並有仁讓其鄉堯舜其君之念謂先生純然聖人不敢謂先生非純爲聖學不可也謹按狀爲緝拾以俟後之知者先生先爲莆人卜居甘泉自元德慶路治中露公始高太父懷德元亂起義保障恩信明威至今在祠大父樵林公江父怡菴公瑛俱以先生貴累贈資政大夫南京禮部尙書祖妣梁氏母陳氏俱夫人少遭家多故十四始入小學十六學爲文遊府庠宏治壬子以書經中式第一卷癸丑會試下第贅詩謁莊定山先生甲寅二月往學於江門白沙先生語之曰此學非全放下終難湊泊

遂焚原給會試部檄獨居一室遊心千古默酌聖賢用功總括隨處體認天理六字符訣白沙先生喜曰着此一鞭不患不到聖賢佳處於是定居楚雲臺臺謂楚者楚進士李承箕築也李善詩文常以詩來問守臺者白沙先生復曰時有湛雨者始放膽來居之冷焰迸騰直出楚雲之上蓋以進承箕亦知先生所謂能放下者直欲以斯文屬之矣且曰達摩西來傳衣爲信江門釣臺亦病夫衣鉢也茲以付民澤將來有無窮之祝庚申二月白沙卒先生爲之服衰甲子僉憲徐君紘勸駕奉母命北上祭酒標山章公負望明時見先生與論君子所

性傾倒納交不敢以舉子相視乙丑就試禮闈學士張東白公得先生卷嘆曰真儒復出矣廷試選翰林院庶吉士尋授編修丁母憂服闋得疏養病築室講學于西樵山大科峯下嘉靖壬午撫按交薦復補編修同修武宗實錄陞翰林院侍讀甲申陞南京國子監祭酒申明監規六事不違今科舉之制而兼德行道藝之教不違今考察之法而寓鄉舉里選之實期以漸復古意戊子陞南京吏部右侍郎己丑秋轉禮部右侍郎預議南北郊分祭禮儀先生以爲北郊之說起於漢儒師丹康成之徒國家初行分祭後復合而爲一或者皇祖之心亦

深見其可疑故能勇決改之是非之歸必求盡出古禮使世爲天下則可也癸巳陞南京禮部尙書丙申轉南京吏部尙書二品秩滿考績己亥轉南京兵部尙書奉敕參贊機務莫登庸之伐也先生以職在司馬爲作治權論以明大義大意則謂天子討而不伐所謂討者聲罪彼國而使彼國之人自伐之則莫氏雖強黎有可復之理今不出此恐大詔之行不能越莫以及黎如特爲莫適足以惑國人而成其篡一時文武諸臣視爲迂遠卒爲黎氏之怨而莫反以自立爲國體深惜甲辰歸天關行鄉約申明聖訓立約亭於華光里庚申二月致書

新安約垣復遊武夷時翁九十五矣垣走候洪都泝流南上至南安聞先生訃以四月二十二日卒於禺山精舍先四月六日出講堂令諸生澄心默坐久之而退十九日寢病二十日淵默自定時羅一中鍾景星康時聘馮望在侍執一中手良久二十一日沐浴畢是夕大星隕于西北頃之長逝蓋先生宇宙一體之量必爲聖人之志不以禍福死生動念固足參天地而動精神有非偶然者德宇天定充養性成根心生色金玉瑩然不間賢愚貴賤一見如故春陽時雨隨地發生白日明星四方起仰不怒而人畏之每夜瞑目坐率至漏分未五鼓

卽攝衣起對空齋遐思疾書更寒暑不易曰自古豈有自在的無事的聖人聖人惜分陰況學者乎初爲體認天理四字後覺有未盡復加隨處二字動靜物我內外始終無起處卽無止時天下於舉業中知有講學之益者則自先生始也先生嘗曰吾之所謂隨處體認天理者格物爾卽孔子求仁造次顛沛必於是曾子所謂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者也孔子稱顏子好學曰不遷怒不二過都在心性上用功則古人所謂學者可知矣豈若後世儒者尋行數墨如春蠶作絲一層卽自蔽而斃焉不知天地四方可哀也已嘗集古帝王君相行政之

得失心術之誠僞裁正權衡而發以己意名曰格物通以進於上曰致知在所養養之莫過於寡欲以涵養寡欲言格物則格物有知行之實非但見聞之粗矣隨事格心引君志道如孟子道性善論古樂今樂無非所以根極乎此並未嘗敢以第二等遷就其說且自言曰臣之爲說雖多其要不過體認天理四字最爲簡易易行則先生之於四字真孟義之七篇矣是時朝廷銳志於治每見先生疏深加獎納稱爲純正有本之學先生曩謂余曰主上真有堯舜之資而無其輔初問人主當讀何書輔臣以大學衍義補對又問敬一何處下手輔臣

以范浚心箴爲說啟心沃心竟無一語可稱上意若收
斂精神一疏雖頗苦口而先生忠愛一念至矣先生存
日預卜地於鄉之天蠶嶺以癸亥年冬十月二十五日
襄葬事因僭爲銘致諸弼唐龐子嵩納之於墓曰天地
於默日月昭回聖賢曷去聖賢曷來宇宙之內先生之
心自心自得體認金針理豈在克其克者人先生有言
磨鏡磨塵是謂物格天德曰崇天下國家都在此中上
以告君下以成身我非堯舜不敢前陳除此四字更無
妙訣止此四字廣大難說硜硜小夫朝諫暮離痛癢秦
越先生惻而訓誥文辭人心痼疾天理一丸回生起死
諄諄仁義沛沛江河陶冶耒耜孰云其多雨施雲和未
究厥施周行如砥上下同趨嗚呼先生作聖之功電迅
天寬孰得其門宗廟百官朱明之日天蠶之雲必有乎
爾以作斯文

黃母梁氏孺人墓誌銘

海瑞

廷佩公黃氏諱蒞元惠州侍中黃義之後祖行素軒父
樂善公世有隱德及公孝行可稱配梁氏孺人迺鳳池
鄉梁某女邑之右族也歸甫三年公寢疾弗起顧謂梁
曰人生皆有死可惜者絕先祖之祀耳觀汝貞順必能
守擇繼延嗣則無子而有子吾目可瞑矣孺人泣曰敢

不竭力公故後孺人告于舅姑擇從伯國馨子衮入繼
卽別駕黃肖甫迺考逸教翁也昭穆相應且俊茂超羣
將來光大門閭可冀也越明年樂善公及其配江孺人
俱相繼捐館舍家無長主狡猾者機發時族人某與其
姑丈某誣以廷佩公爲有男欲逐梁氏而奪之嗣誘之
以飾金劫之以官訟甚至飲之以藥酒計陷多端孺人
却之愈堅執之愈固其志終不可奪也三喪淺厝屨勉
有無葬之以禮孺人實經營之教孫業儒紡績以供飭
粥剝果以勵勤苦孺人實身親之夫廷佩沒而得人以
承祀雖死猶不死矣梁孺人却金之節昭炳日星狡技

不得而施植千載之綱常實伸毅然之正氣巾幗中之
觥觥斯不媿矣肆今天定勝人賢孫輩出捷已酉之魁
挺儒林之秀綿綿接踵者尙未艾也謂非孺人之所維
持乎向使當時因金而奪志墮術而墮節則三鬼其餒
如矣安得有今日也此其根本節目之大章章可表者
其遺行可以不贅銘曰食善其報德全其身頎頎碩女
終惠且溫相莊夫子繼志含貞貽厥燕翼繩繩振振我
銘斯石垂千劫塵

宋銀青光祿大夫太尉廖公墓表

陳璉

公諱金鳳姓廖氏先世江右人宋南渡有諱榮者始遷廣之增城西林里了髻山是爲公之祖進義校尉諱大九者是爲公之父母何氏夜夢金鳳入懷而生公因此得名實宋嘉熙戊戌也公自髻齡卽異常兒稍長學進士業後擢授本邑大尹有惠民德之時元起朔方憲宗舉兵南伐嶺海騷動鄰境渠魁鄭大獠嘯聚羣兇剽掠鄉邑人莫敢櫻其鋒公素有志略且閑戎務遂散家資招募鄉民禦之有劉才望者驍勇絕倫率眾來附軍聲大振於是羣盜引去不敢犯有司以勞績聞於藩府卽檄守長沙鎮築簡蓮塘爲保障尋攻克下龍門香溪

了髻山諸寨乘勝破羣盜復境土附者益眾威望日隆時國步多艱廣東西亦敗盟召募忠義之士以圖進討公首應召勞績甚著故有太尉之命階銀青光祿大夫賞賚優渥未幾復賜誥以褒諭之由是公勲名赫然聞於一時未幾引年乞歸後因廣之兵變復起之以攘寇盜及元兵入閩宰臣張世傑挾衛王駐崖山時公守梅關卽率所部勤王復能安輯崖山左右居民民感其恩後立生祠祀之宋社已屋矢不食元粟歸隱西林娛情山水於世事一不掛口平生敦尚儉朴不事奢靡至其孝友出於天性館婆妹育孤甥咸得其所睦族以義待

人以誠御眾以寬尤能撫恤士卒故人樂從之有以急來告雖解衣推食弗吝每總軍旅號令嚴明所過人不知兵非對敵臨陣未嘗妄殺鄉邑之民賴之以安者無慮十家自歸西林日課家人闢田土治農桑爲子孫計時有溫明甫者工地理學日與講論遂得其術嘗自擇壽藏地于髻山下間語諸子曰倘不諱葬我於此至大丁未正月初九日以疾終於正寢壽七十其子心月等遵治命於皇慶二年而葬焉配何氏萬一封夫人本里名族克福其家子男五人心月增城縣尉心鑑含光縣簿刺甫江西瑞州路同知仁甫不仕貴甫藥州寨巡

檢善幹蠱家業日益充拓女幾人各適名族孫男幾人孫女幾人公葬有年塋域摧圯墓碣殘缺四世孫孟璿志欲修之未果而沒厥嗣存誠克成先志既竣事以墓石未有刻辭懼公勳德將致湮沒弗昭于時乃遣子元昭持事狀來徵文子惟公毓秀名家發身科第宰一邑而政事理攘寇盜而勳勞著雖勤王之功未成而忠義之節足尚使生當盛時職居藩鎮必能大攄所蘊以樹勳業紀于汗青奈何出遭叔季之世弗究所施惜哉然當時與公同事者不知其幾今聲光漸盡寂然無聞而公之族日愈盛大赫然爲一邑之望天之報施信昭昭

矣公平昔羣行甚多故特揭其卓卓者表於墓俾後人有所考云

南山居士廖公墓誌銘

陳璉

居士諱衡字孟璿宣德二年丁未正月初八終於正寢距所生丁酉八月十九壽七十有一其孤存誠以宣德五年春正月初吉葬平康餘糧山之原乾向先期具世次行實來徵隧石之文按狀公之先江右人也宋南渡有諱榮者仕於廣因定居增城之西林里曾大父金鳳登進士第爲增城縣尹卓有惠政及幼主自閩來駐崖山縣尹起兵勤王忠勇奮發多立戰功累官至太尉大

父剩甫仕元爲江西端州路同知父克忠由武功積階至武節將軍廣東元帥府都元帥母某氏封淑人公白髻齡警敏異常兒長益嗜學經史百氏之言靡不獵涉且生簪纓家濡染詩禮之習温然如春粹然如玉藹然有貴介之風事親以孝交友以信遺子孫以安謀慮審詳踐履平實接物和易尤急於行義雖排難解紛而不以爲德洪武辛酉隣邑草寇竊發鄉邑驚擾人不寧居公走詣廣東都指揮使司願募精壯以助官軍主率以其詞意激切壯之遂給榜遺歸募勇敢者千餘人爲官兵向導徑擣賊巢禽獮而草薶之羣盜旣平民始奠枕

眾咸感其德總兵官南雄侯趙公庸欲錄其功聞於朝而旌擢之因力辭歸遂築室香溪以耕讀爲業顏所居曰南山書舍國子博士臨江鄒幼亨記之督耕之暇課子姪讀書或覽經史詩文以自娛遇佳賓至則觴詠竟日無倦人有急來告者周之弗吝鄉邑稱其長厚及聞其喪莫不惋惜配孺人黃氏先公歿葬望旗峰之原辛向子男二長存誠次秉謙賢而知學克世其家秉謙先公卒女一適圓州單伯淵孫男 人公暮齡尤喜郭璞諸家書嘗語諸子曰我倘不諱當葬餘糧山至是存誠遵治命而安厝焉於戲廖氏自太尉武節以功德重於

時遂爲顯族而公復有學行既富而壽又有賢子孫以承其家考終牖下其所以得於天者何其厚哉是宜銘

銘曰

廖爲名族世襲簪纓繫惟居士學行夙成旣膺福祉復享壽齡餘糧之原是爲佳城礱石刻詞用永厥聲有弗信者視予斯銘

禮部主客司郎中陳君墓碣銘 陳 璉

君諱敬字純敬姓陳氏世家增城之石灘性孝友喜讀書急行義蚤有鄉曲之譽洪武辛酉舉賢良授禮部主客司郎中偕奉議大夫蚤莫勤恪不越儀矩有聲朝著

未幾以事左遷雲南曲靖府知事時雲南新附曠戾之俗猶未盡革方面重臣思得長厚有才識者撫綏其民人適君至即檄署劍川州至則宣揚聖化去其煩苛薄其征入簡節而疏目民大化服居無何鄰邑境草寇竊發城中民相驚擾遂杖其搖動民者一人驚乃止後寇攻州城急躬率丁壯禦之彼眾我寡力弗支城陷遇害寇退州民哭求其尸具棺殯焉實十七年甲子某月某日也後侍行家人不遠萬里復至劍川物色原殯處無所得至永樂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始依古禮具衣冠招魂葬邑之丘村山之原君生於元某年某月某日距

所終之年壽若干曾祖宏雅元廣州路儒學教授祖彥卿以學行稱父世安元循州學正娶平康廖氏有淑行一子資深克承其家女一適平康廖如泉孫男四人琮玉瑒璧會孫男三人資深痛惟君之善政偉節未白於世乃以事狀來請墓石之文予惟國家用賢無方士之名一能守一藝者靡不錄用由是下無遺才而政無不理君以材辟歷職中外雖未究所施而竟死於節聲烈昭昭有足重者是宜銘銘曰

維若人兮增城之英逮仕中朝聲著明廷改官南詔郡幕載膺尋署劍川化以大行適丁寇亂州氓怖驚杖止

增城縣志 卷二十八 碑碣
訛言民心用寧豺虎滿郊孤城是嬰力罷城隍竟允厥
生年止於斯弗究厥成名節昭如可紀汗青招魂而葬
有崇其塋

故台州府知事吳君性常墓表 陳璉

永樂二十年夏六月九日浙江台州府知事廣之增城
吳君性常將之任以疾卒於金陵寓舍距所生故元至
正辛丑冬十二月二十五日壽六十有二喪既歸葬邑
之社頭岡癸向之原其孤宗勗懼潛德弗昭具事狀徵
文表諸墓按狀君先世南雄保昌人宋南渡後諱彥澤
者始徙居增城今已十傳代以詩禮相承爲邑茂族君

諱□性常其字東易其號也曾大父南廣大父昆正父
德可俱以行誼稱母葉氏有淑德君慎厚尚義而篤孝
友之行喜交遊不事浮靡家雖饒於資樂赴人之急閑
居以書史自娛尤急教子復重修譜牒以遺族人其平
昔篤於禮義可知矣年甫知命用薦爲蒼梧長行鄉巡
檢善巡邏撫綏徭人帖服盜賊屏息鄉民安之卓有能
譽及轉太平府庾使出納惟謹致有羨餘考績書最遂
有台幕之陟人方以遠大相期而遽止此莫不惜之然
所歷有爲有守政聲燁然無忝厥職使得大其施設聲
績豈止如是而已乎配羅氏有賢行相家孔宜丈夫子

二宗勗宗勉知學敦禮克承其家女三廖謙顧宜亨黎
鎬皆壻也於戲吳氏自彥澤以來能守詩禮之教至君
復能浚慶源以蔭厥後繼自今吳氏之大固未易量遂
書此表於墓以俟方來者可考當致其孝思而不致忽
忘云

祭文

祭崔清獻像文

明 陳獻章 新會

先生宋代之名臣吾鄉之前哲卷舒太空之雲表裏秋
潭之月淮蜀委之而有餘凝丞尊之而不屑故能効力
于當時而全身于晚節猗歟先生挺生南粵廣厚深沉
精通朗徹藐予區區心馳夢謁稽首丹青馨歎如接取
彼神丹點茲頑鐵庶幾百年不遠途轍秋菊之芳寒泉
之冽奚而薦之用表貞潔

謁忠孝祖祠文

明 王守仁 餘姚

惟我祖劾節於高皇之世肇禋茲土歲久淪蕪無寧有

司之不遑實我子孫門祚衰微弗克靈承顯揚蓋冥迷昏隔者八十九年言念愴惻子孫之念亦徒有之恭惟我祖晦迹長遯遍而出仕務盡其忠豈曰有身後之祀父死於忠子殫其孝各盡其心白刃不見又何知有一祀之榮乎顧表揚忠孝樹之風聲實良有司修舉國典以宣流王化之盛美我祖之烈因以益彰見人心之不泯我子孫亦用是獲申其愴鬱永有無窮之休焉及茲廟成而未孫守仁適獲來承蒸事若有不偶然者我祖之道其殆自茲而昌乎守仁承上命來撫是方上無補于君國下無益于生民循事省蹟實懷多慚至于心之

不敢以不自盡則亦求無忝於我祖而已矣承事之餘敢告不忘以五世祖秘湖漁隱先生彥達府君配尚饗

謁忠孝祖祠文

明 王業浩 餘姚

惟忠與孝引而愈長深入人心常存不忘礪國惟家承焉是匡聿維我祖四方之望埃塵鳳棲戢翼不翔腹笥席珍梅遜袁僵青田勸駕名是用彰策對朝廷如尹就湯奉命潮海惠綏不傷增江罵賊父子齊良幸脫藐孤負骨故鄉躬耕終身秘湖之陽幸哉郭公來植綱常敕賜錄用明命輝光盛美流衍後嗣孔張文魁天下武更莫量秉鉞真儒分茅克昌斷藤入寨威信宣陽展祀勒

增城縣志 卷二十八 祭文
銘遺休益彰六葉以來不絕巖廊浩之承之孰非貽祥
初入羊城有虔未將睠懷祖德明發不忘分矢孤忠報
國白坊薦酒陳詞以表宮牆

祭蜀總憲盧望峯先生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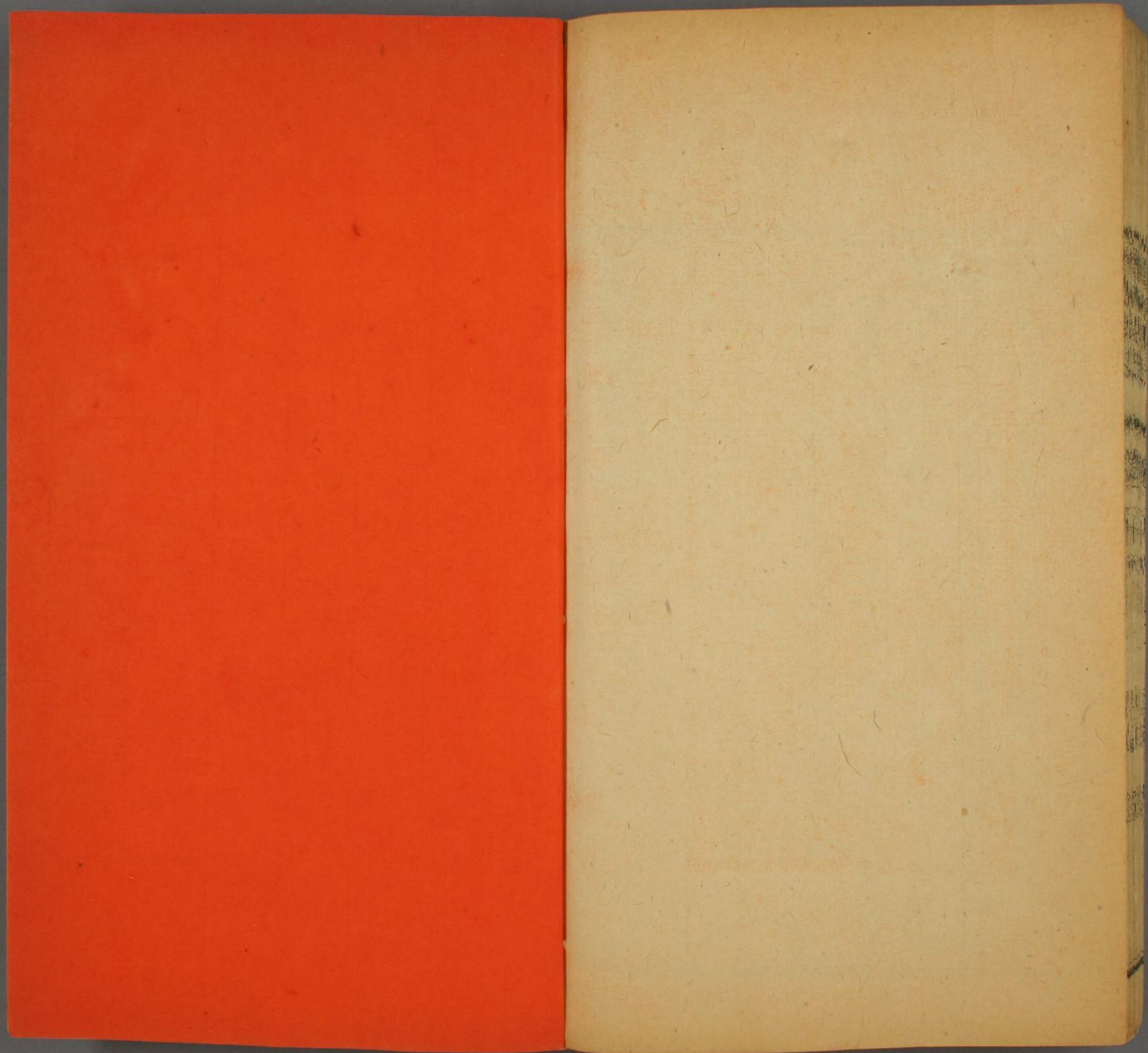
明張潮

訾飛雲之嶒巔兮柱東南之一角崔而可踰兮百卉殖
惟其託霄晻靄而見日兮瞰扶木之濛廓胡秋霖之淫
溢兮頽朽壞而儻剝嗟先生望崇于嶺海兮何飛雲之
可度歟已矣其不作兮士林聞其寂寞慨齟齬之秀拔
兮靈發闡其家學先泉翁而着鞭兮孰軒輊其桀雉淚
先憂而草奏兮孝廟頌其謇諤封二親以世其家兮濟

美堂芬其蒞薄能事聞于重譯兮古劍炫其鋒鏑椽衡
混而資菴菴兮枝何斤乎墁堊出利器于重夔兮治木
撥而川東樂驅文贄而戮之兮功殆比乎昌黎之馴鱣
風西陽而炙馳峯兮夷漢扶服于四落偕吳歛嘯歌于
龍祠兮墨淋漓其未削既參藩而總臬兮恒急病而剪
惡羗倚騏驥以駕車兮輔龍吟以偕乎鑿鐸隼高墉而
唼夫梁藻兮鳳不貪餒而忘啄歸宅憂以致孝兮事所
天以全其分若無鹽嫉媿之蛾眉兮蟄龍蛇于渦濩捐
桂組逾四十禩兮趣同乎司馬之居洛擾龍駒以樂羣
兮蘄龍孫之頭角昔盧植以儒術用兮著祭法者謹其

卓撥古今之善慶兮耿盧氏兩定于莫莫足表正而諮
問兮和飲人而愛博士樹儀式於他門兮洽吾儕以善
謔匪麴檠以湛樂兮誦賓筵以嗟琢躋耄期而返真兮
紛值繩墨而改錯嗟弁髦其考德兮孰正柶而量鑿鳴
呼霜露零矣著龜潛矣達尊如翁沒其寧矣高賢愉愉
人所纓矣有奠斯虔芻匪馨矣嗚呼哀哉尙饗

增城縣志卷之二十八終



~~1004~~

~~101~~

10512

